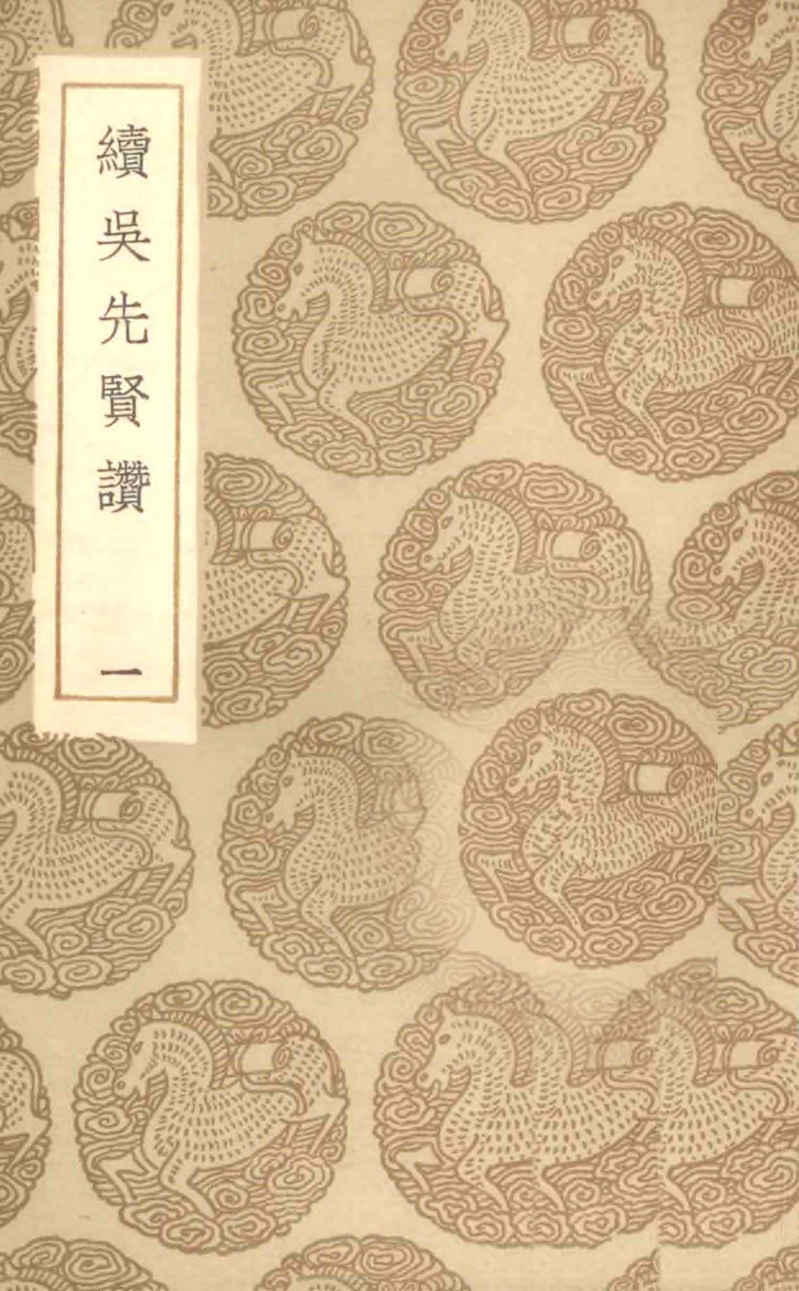


續吳先賢讚

一





續 吳 先 賢 讚

(一)

劉 鳳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讚序

劉鳳

古賢人之脩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爲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爲與區賢人產焉者衆秦伯潛馬子游澹臺各標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嘖夫賢哲立身脩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於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且自爲地所刺非不於其媢嫉則以無所於藉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既貌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予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槩若功施於民蒸蒸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

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寵淳然膚遜者躬勤砥淬宣朔庶猷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寒寒彌直者闢造土疆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宗社者仗節引義矯俗者高遜不污違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閑雅知物者敏瞻辭致蔚有藻章者海該藝事綜毫翰與繪素者精理微解善爲方論砭石者雕文刻鏤巧擅儒爾者誕惟靡隱游意變幻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女教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窮則雖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處異道庸無得而譏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論卷之一

劉鳳

高啓

高啓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為饒介所稱介在偽吳間喜文學垂意啓良厚適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已乃命教胄子 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已暮面授侍郎戶部以不經為吏且金穀重祗遠驟當寄任力辭得罷仍 賜金遣歸屬魏觀為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曰在鳴鳧藻學者多有之

替曰國家肇基成武出三代上其始開以文則李迪有力焉為詩沈淡以橋舉精理間發加藻米烏弘於前之勳矣觀亦宗臣安集矣助饗時以飛語中良惜人謂賈生以絳灌斥外若啟遂文致之悲夫

盧熊 熙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熊在元為掌故洪武初起守兗州時兵革後未安集軍以大役熊所為畫善分別不待令趨事後竟坐法人傷之初游於楊維禎顧瑛思義喜博絕偉異之觀而尤工小

辯多所正之為書甚衆子彭祖被薦為禮官亦善者文孫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

第熙以薦起同知睢州明年行州事使者逮民而伍之取必盈無問所從留令者以不如詔論熙不為動

上更成者數人使者雖怒不能奪後卒官貧不能贖

吏民為歸其喪送者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

既雅慈仁又涉學與兄名相亞子克賴以善書召孫

儒亦有文守中書

贊曰熊為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殆以儒徒守文耳

法理乃非所長即然坐之亦不顯其過公暨命愈而

能脫士藉于愛結於人矣其子孫咸簡簡有興者稱

不墮其風茂矣夫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基生焉幼則警異敏

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偽吳

辟致之即辭去又容饒介皆未及有所見 王師平

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榮陽復從坐徙用薦

為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奉使還授負外出按察山

西竟以諱逮役鍾官卒其往來數數是時法初行少

有過則從吏議且以自士誠所雖見寬猶不能善也

欲以庸庸免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廸張羽徐育  
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焉謂已不逮今  
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有以哉其次  
雖自歸者猶時見疑而况以收藉得免幸矣孟戴特  
以儒亮得復用然既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進矜名  
竟於作所政與公幹仗上方異矣若吳之詩盛於今  
基並有力哉

###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通占筮兼綜兵家  
書王止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會有  
以道高薦者令侍 文皇於燕一見以爲天授即深  
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成功所籌皆  
閑密人不得聞或以爲過於數跡甚幻蓋天造 皇  
始特神之耳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  
而不名竟徒步歸出入里中不改初服逮卒 上又  
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乃官其養子焉

贊曰時運方遷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  
時固疑 文皇之受命也幾道衍而仁慈佐之而首  
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千人一

等矣子房學黃老謂有託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然  
豈爲富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誣宋儒必有見  
焉張洪何者輒焚滅之惜矣

### 滕德茂 王遜

滕德茂者仕元爲江浙行省官從討方國珍浮海風  
大作船多欲崩衆無人色德茂諭以無恐賴之濟  
留撫台人甚德之 國 初 徵爲丞相掾已乃令  
與王溥同守建昌溥多自恣德茂持之力自湖廣行  
省召拜夏官尚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綏集又工爲  
奏論事爽激故見板擢子枋與從弟權皆有職用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高尋以  
功復召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鷲爲能人或規  
之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忠不竭其又得全  
哉竟坐法子復亦以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矣復  
子敏能不墜其業

贊曰司馬以故元臣進用其初豈有所不得已者彼  
其操尺寸思欲用所未盡既遭值不世由郡邑附風  
雲遂秉統樞機適不當意以嫌遠非以不從始起疑  
易構耶遜疆且少類然守職不回慮使撓而從之曷  
稱於官下哉時以刑亂國用典無所貸要之終見察

其子孫皆顯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余焯

郁新者家本吳人其父避之臨淮以賈致饒新仇爽結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王度支事 賜今名已而更定制爲郎中進侍郎數對稱 旨問天下戶口錢穀轉輸占對無遺大被眷拜尚書卒永樂中

余焯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錫工少雋慧喜學問爲儒有意當時洪武初選造於 廷無何遂拜尚書吏部掌銓稱平允無悔咎焯爲人長者未嘗譁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微喻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方締造時主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善心計無所漏失烏能免哉及壬午之際委仕無改信乎其工爲自謀也焯雖躑躅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不能詳旣總百官僉宰阿蓋亦有足稱矣

衛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 仁宗爲太子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放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

年至九十餘

贊曰浩誠寬仁未嘗足已自負所守官不察察任威似質謹無異能然其治多得全卒以此蒙福雖忤時見原將在外始不敢專殺歸之 上自治乃獲釋自此疾力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吳縣人幼自脩立厲志介廉初不覬覦欲以奇節見嘗從大將軍辟絕塞宿留旣罷府居貧漠無所營意良苦守姚善愛士貶米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因欲見焉乃期於庠序展禮賔之繼忠出一書遺守遂退善乃薦之朝從征虜將軍諮議令請事司馬門未至卒遺奏言邊事 上善之賜歸整

俞貞木者瑒之孫瑒有名前代貞木頗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爲樂昌令又爲都昌以親故累罷免太守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多薦達貧士因以進者往往而是然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遽赴司空論

贊曰繼忠雖高行然本負氣欲有所出之而在行間

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未敢行尤以節著其居平潔清重一介取予雖嘗仕或以逸疑之豈避世不顧者哉方其爲守決策要與俱成志義皎如日有夷之清稱貞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嘗爲傳食無不贍卽他時傳食者多不以時咸曰無傷也王儒子性謹厚廉仁時爲博士弟子者多避不肖就獨慨然應之數歲升於國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聞命攝都御史事 上手諭寬之又以爲刑書出爲邑丞樂初召選繼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憲法賦於政剛果善斷臨事殺不可奪有所論說人問之不對及已行下猶未知爲英所上者常曰旣已出身奉職當從官下寧復顧哉然其中純質居鄉時時遇所善者弊衣冠行道人不謂當貴也喟然思往傳食時曰吾素事諸長者未嘗少失意異時吾且得相從游豈非幸哉王公驥性嚴峻嘗與公爲寮深念之數問遺其妻子所以卹之良至時亦爲其厚重不泄類周仁張敞也

贊曰俊伯未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久居其位良

由仇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恒不堪之然爲吏寧當將意於法之外市恩哉得不黜辱幸矣迄善罷能保其終則又可謂不諛曲之效乎

金問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敗道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若有濟之者流不知晝夜忽在石上竟得免人薦之僞吳逃焉以終問旣貧家無書寓讀於人學於俞貞木永樂初薦起官正字授太子經會宥與黃淮楊溥繫請室三人深相得也各以經義誦誦不輟洪熙間待 詔時引對有所匡益累進二秩宗卒 英宗時更歷四世皆任肘掖衆預時政每有譏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勒成一代典儀之太府與誦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尤工書解星曆兄聲亦嗜學問事之甚恭嘗病禁寒時欲羸舛卽解衣覓進之其友愛如此

楊翥

贊曰兢兢公素脩聞爲矜厲行自家平我王路惟惟誘任印恤蹟路黷黷沾危居之若麻恒預帷幄通塞異趣優劣著作匪寵能勉貞行之以豈徒善翰平允茲執心庶哉忠貫平

楊勳字仲舉系本宋高宗將沂中後家於吳嘉少與兄成武昌為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馬見即歎相得文貞方困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餘十里與文貞期會未嘗失也由是德之甚當仁宗時薦之召主註記從史氏撰三朝事選傳卿王謝罷及景泰間朝馬竟不仕歸二年又以庸保塞赴上督所以寵之良厚公因跪乞時朝太上皇帝進位秩宗俾食其祿年幾老乃卒素敦行以德重稱其處人所不能堪無幾微介於意純心為質君子哉可以厲世表俗也

贊曰常伯登豐篤哉有斐方其困時兩賢同厄言議甚偉卒建忠策序功當屢芻茶之敦而靖以無侮曷仁讓以恢而桀桀其庸愈幾而能合不弘於進以取悔五謙恭是則三命而僑壽俊如何實里我土公之故居相去余甚近

王璣 王璉

王璣者其先獨途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末時家吳璉有異資幼則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僭侍從與王洪孟楊達善並以才聞璉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仁廟在東

官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謝不能及後語黃淮淮因諧之遂與孟爾先後論成

璉璉弟也先在謫遣中以明經舉為掌故以著作召與楊溥等入直內庭璉稍醇謹文亦不逮璉故得優游免兄璉少有逸才先被遇命從宋濂學以早卒名乃出二弟下璉為文能立就雖數篇竝作受命即奏不澆刻咸以為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不免於忌然其書未久遂無傳者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游始後乃盛海內然初之能紹者汝玉兄弟寔先之雖不善終亦由傳會能以其文進用被眷良厚有名稱於時顧不為資適逢世得當哉逮其及也一由於文文適庸乎竟以名敗故亦安貴名也

吳訥

吳訥嘗熟入幼有成人度能通誦五經父為沅陵簿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有禮乃用善醫起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蒞必興立教化獎進貞義黜姦邪陰暴戾之意裏間里脩忠臣墓時稍敦厲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厚稱致仕歸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書多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沉至感切於人與彼華而不敦異矣至晚節益恂恂恭謹雖履貴盛謙已有逾未嘗作重劾按人亦時初解網密用忠賢爲化數賢者風厲以節槩敦儉用迫隆於古自今談者罔不嘉其遇若其老而劬勞勤於著作故亦頗著文焉

###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庶吉士參議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初召爲御史復疏言帝王之要載在典籍具以質言儒者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嗜慾謹游幸審忠邪之辨若此之不慎徒文法爲何以制義憲爲之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 上疑其言游幸接邪有所優賤刺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速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成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塋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蒙宥令惶恐謝又按楚言 遼王事 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薦其屬吳悅悅坐死而文法吏因文致其罪雲以釋憾悅自剄祚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版 上是之因著爲令遷

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祚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其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仇暴爲懷者暴公子之屬史猶稱之豈非以朴擊峻挫良難矣哉至引是非爭事之曲直劇切人所以所不能在下尤患之而况以事上手祚數跌不悔候興候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成不爲服雖成且臣名然以此易彼吾聞之中大夫美守云是豈有不得已者且其所激憤果天下大體奚不可者當是時故無失德徒以口語屢至謔息惜夫

### 尤安禮 虞祚

尤安禮字文度父從道前九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武初以才薦官楚當草昧際務晦慎自全安禮生而淳謹無傷也寓楚時與楊文貞及尚書蕭相善履方挈規行不逞人笑爲迂有欲試媒汚之變色走匿其同門生當遠徙妻子稚弱安禮謂之曰第行我在何患已而女長爲子娶之子故所後第之子也第以女疾難之曰吾以心許吾友可食言仕爲掌故進司馬屬同列面罵之安禮不爲動既病免幾不能給朝夕

況守鍾入 朝文貞公問焉不能對歸而得之隘巷居甚卑陋請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虞祥者崑山人也以掌故擢給事禮科顧能謹默不妄訊見人有過務覆匿之雖容容隨世然賴以全者多歷官侍郎巡畿內為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報可乃已其慎如此子震以力學聞孫臣為司馬屬參議益部所至清謹歸不持蜀貨人問其囊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任載也蓋亦祥善為貽謀矣

贊曰余觀謹原者事未嘗不為動容也曰羔羊之詩見之矣伯有伏奢而子產嚙晏不敢盈禮馬匡齊道缺樹德務滋豈厚封之謂邪仲頑用誠長者處官雖畏慎庸不乃愈教子孫不失秩可謂能遵業哉子禮不欺其友貧約沒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按察事北平生謫久之乞自劾授御史有所諫諍皆大事疏未上而卒與張洪為同邑人相善也洪被道顯適在廷欲言洪日止之得薄謫既洪以明經起永樂初授

行人使日本餽贖一無所受又以茶易馬於番冬而往逮夏歸來鳥不更人稱其介緬人入孟養地又命諭責之還所侵方阻兵不服六返乃聽洪所著書多於顯年亦高其為經解皆徧不專名一經也

贊曰張洪之夷狄開說令服從無所為屈其誠仁有以動之雖凶狡且備息國家威命四暢非播宣者有人母以哉顯雖欲效而忠不能遂固亦有未易者當是時法峻獨無可取疵謫而旋復足謂蓋保終始矣

何源 張鼎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為吏德州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病能綏靖之以功遷守梧州梧蠻夷地且患裁相仍議上所以賑之曰俟得報民不其餒而吾寧以擅發罪耳遂開倉廩多設方畧拯之已而生事謫英公張輔辟教士交州復後召為宰士歷岳牧源在事久屢斥屢起仁厚溫藉故能免年八十六時謂寬厚之效也

張鼎永樂中以掌故為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出按山西封上有所言諸者以幾事不富露泄必欲文致之不能得遷參政以卒鼎氣厲急少所容然於守官亦質有文武焉

贊曰源用膏濟在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其所設  
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  
所附釋然哉曷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  
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燿 平思忠

曾燿者其先錢塘人由其父徙吳江燿少學春秋於  
魯道源洪武間遷於鄉令黃陂召侍讀 禁中脩典  
令使交南還陳黎氏所以當討贊師有功既平之後  
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春秋起官蜀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曹進永樂中官主客時方園來  
同忠竭力能節永時序無失秩官尚書曰震才之以  
事被逮值虜使至震爲言立出之後任楊弘嗣中以  
思忠參其事復被議會市馬西域以思忠能貨令隨  
宦者使吐蕃還卒勅太守况鍾嘗同推擇故禮之厚  
且使其二子事焉曰此吾故人爾無寧驕失長者意  
忠亦視之自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宜其辭命招携貳綬服之豈易  
能乎燿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饗餼其  
逆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結終  
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

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  
害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郎守邊幾三十年當  
英宗時虜數入璉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  
審喻之云有如不中率令爾對簿書爾果陣而獲於  
何所遇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冒賞嗣後未久輒  
累功徵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  
卒於通州貧無以返葬葉公盛疏上其功狀請加  
恩乃得追恤族先人塚崑山

贊曰士談說能功何易也使乘一障能令虜無入乎  
璉在巴巴與郭登守宣府爲城下盟計欲詭奪虜雖  
不克然使知有倫不敢犯又數偵虜虛實竟使欵塞  
和未必不能逆策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歿而不能  
返其丘墓身久爲將故猶寤甚何論請美田宅多從  
賓客車乘哉且戒妄殺不敢徵功畏謹矣或責之疾  
封疆之義不能出驍銳塵土木下濟師事誠有之則  
所傳聞異辭未可蔽其間一人也

李貴

李貴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尚書方賓器遇之

進佐太僕從靖遠伯征麓川父卒不聽歸以墨衰從  
迄驥以功疏爵而賁亦遷二司空乃乞持服後以司  
馬鄭楚薦令佐已先已已之變交賁事無所見雅善  
爲兵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臣封者惟麓  
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邊郡地圖阨險遠近楚深以此  
倚之爲人長者居鄉甚著行義時有劉繼初者嘗官  
輿司馬實爲賁談邊事且屬之無喜功云

贊曰閩之長老云當 英宗時朝楚方以虜爲事楚  
實謀之者贊爲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振務微一時  
調納偏說不參稽且席中國累葉盛強氣奮決策於  
內茂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  
則計之生熟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拓實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  
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故時詩近俚猶  
有閨門莊席意槃既雅自負選造對策於 廷第一  
年纔二十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亡何  
遽卒

贊曰天道不全患在美好故盈而若冲用乃不窮槃  
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遽摧折憫傷豈有所奪之耶

且也何足多而似斬者雖適欲遺之而槃也已盈溢  
不天扎亦將安之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

續吳先賢讀卷二

劉鳳

劉鈺

劉公諱鈺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脩史進待講  
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語褒之云鈺開說簡質大

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稱攝諸司勸進獨不預名及  
易儲事起時為祭酒又不肯表賀屹然中立在 廷

倚以為重楊翥薦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肯一見  
貴倖遂累考始進詹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輩為

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  
納於善為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蓋多獻之不出

久乃散佚惟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温媚極為時  
所重不肯為人題故益少存者與人雖造次未嘗不

厚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恤所之  
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不好立名稱而咸謂長者敬之

性廉厲不治家產故狹小耳卒贈少宗伯謚文恭子  
翰官副使尤嚴毅能仇其法於宗壽有禮教孫祭以

公任為郎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立慎非徒言論無所避

也即聞其風憚之所操裁異矣若吾公在當時以文  
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謂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  
不寒而栗至舉動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寧違毋  
速利害藐不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  
時故終其身不得追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  
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為重實有所始之矣

仰瞻

仰瞻者長洲人為大理丞以持法稱當宦者振擅命  
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及少卿顧惟敬  
不肯往振嘗怒瑄不謂因卒沈榮事遂坐瞻謫乘障  
已而尚書俞士悅等言瞻抗直且據法不敢阿不宜  
斥棄者乃使復為理其操裁益峻竟以不能駟曲失  
當路意謝歸卒瞻少嘗師夏時及賈事之尤謹經其  
里必式過門則下而趨敦行自其性然

顧惟敬者吳縣人與瞻同為理瞻事起并及瑄獨不  
逮敬敬自請繫乃出之吏蜀未久罷敬尤畏慎居平  
不妄出一語得年八十餘

贊曰李離為吏以死守法張釋之當犯驛以金不致  
動搖彼其為法吏寧當有所阿哉若其不謂貴勢無  
所陵折可謂剛矣時皆喜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

疑瞻下急惟敬素長者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卒然皆由於瑄有所式化語云義不虛出乃譽不獨生瞻等之謂耶

陳鑑

陳鑑字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撫陝以西被邊郡善於綏柔故虜亦不敢犯尤得人心薦達人才惟恐後嘗舉王鉞自代及召人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專庸感嚴而自惕若斂服不暇王鉞繼亦得入欲排鑑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詣公車上章乞鑑乃復令往撫至則禱而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沉滯導疏川濬豐殖數壞佐寬民力其精勤不啻晝夜蓋安集陝者十餘年上所以加惠錫眷當鑑者亦歲至雖召公之在西土無過也民人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號於鑑若響應者遂神明之禱六十餘乞歸卒謚僖敏而其弟子僕任御史能析疑獄覆脫從輕典理鹽筴除其姦亂以不賄聞僉事蜀值寇作率衆二千且抵其地賊方數萬據險待我乃請濟師及督將貴至僕遂前驅入破其寨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書所以靖之策上暮府明年賊再發夾江之花溪又檄僕討平之雖

以書生冒矢石出入行間介胄士所難使者方上其功當趨貴州溯於叙之江中

贊曰國家初興其定功基造者皆佐命二三臣至綏固和之丕克保又非老謀長慮忠篤之老則曷以哉若鑑之分陝陳常佈藝耨之經法而民知有時至竊竊然俎豆之不能使人無保已惠之入人深矣夫若僕以死勤事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在庸有猜乎

俞士悅

俞士悅者長洲人幼敏慧能誦學 永樂間授御史以肅敏任職稱選按察楚是時法尚峻上下皆不敢苟而悅所蒞更稱寬惟吏坐姦利事者與重劾屬所部裁薦及署吏皆走匿悅爲具畧備巡屏攝行火所及承冠禮於嚮風爲逐滅火馬進茶政濶測多名禍吏悅佯若不問者已而盡得其姦狀窮治之政爲清倭人入寇自悅設詐敵二戍至今賴之召入爲大理當已已庸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衛穎帥師門焉晝夜不釋甲迄平進尚書刑部天順初六卿皆例謫成化時赦還復官卒八十餘悅與鑑同時無赫赫譽然能薦達士其被譴怒者多爲開解不避雖無犯顏

乎蓋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蓋權之有焉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稅值助機因時傳會致位公卿其忠計或有所効之矣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庸庸隨世寔亦有之若彼持構則有人矣哉悅無預也

### 徐有貞

徐有貞勳名理其先以豪右徙有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爛爛慷慨有當世志始從吳公訥游訥奇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進之儼所適儼病卧見之令爲詩不覺鐘起繞床曰此晁鉉器也何意得之以進士讀書中秘時楊文貞諸公在內每都郎得其試文輒嘆息有貞以士所以謀議濟萬世業乃獨以文馬爾乎肆其力於學無不究通資故絕人非有從授若星曆運度緯候數象參平方既所該綜而智計權畧意算又非書所盡也當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事乃上言戎謀便計及討伐利害若言不當出擊者上爲嘉納至事變作中外戒嚴以有貞素蓋言兵令之河南起兵以爲聲援行御史事守便宜不待

報使恣所爲貞直馳至鄴民已匿山谷不出應爲諭以無恐命善吏能得民者四出招之遂大集因申約東教之司馬法脩器甲什伍之特不置又藉謂事寧當任所之故士爭願効行間皆太行驍勇可用惟得當爲快會虜退召還以舊學侍帷幄先是河決張秋治者徒築塞之乃益潰不能絕資費無算漕渠梗餓卒斃不勝事下司空集群議求善酒水道者貞自請行時欲以興發大徵役貞言不當先自擾俟馳詣彼相度遂乘遽發始渠洄冬月漸爲陵陸行者道絕貞至之夕水忽驟發咸驚以爲神因召所司語以工非朝夕計設徒億益患苦之耳吾當別爲方姑悉遣歸又量遠近爲部伍先後發衆得無窘聚躬履行循水所由踰濟汝道泗沂沭衛涉沁沿河下濮范極水勢所底圖地形高下前所遣度已集乃上言水之澹違雖天時地利有適然者而人事緯經乃由作治昔禹之治水豈有他術能逆水之性哉今臣驗河流自雍之豫出險阨就沉升固已汨蕩又自豫之兗土蓋踈惡其衝河曲爲大澤奪濟入海之道而去衆流從之徙而北則北溢南則南墊而漕渠淤濇則穿溢潰防旱則烏鹵千里又不可耕而食今治者欲塞之母

潰而潰愈不可止者可謂災矣臣請疏導水所趨平之乃治其決決已治乃濬其淤因爲漑濯宣節俾安流當可詔從之惟所辟置興立無得從旁撓者貞乃作捲埽法至今遵之綿竹大爲編薄實之土石視其潰數十人推而湮之既使不旁溢又深爲渠引水入之度勢踈近置障隱以金莫張秋之首且大濬之野越范暨濮又上接澶淵以達衛沁用殺其怒流隨平命渠曰廣濟渠則里流同委障乃上下櫛比以次開啓流之濫濫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得東益薄濟北出利漕治既底績又大作堰其上櫛以水門繳之莫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爲之厚門之廣視堰之崇而厚二十之莫厚視門崇視堰而長百之其疏鑿視水之性而渠障乃少引之北復作肺龍灣魏澤積水過丈則泄之由直姑以入於海又以蛟螭潰莫置金鉄焉且與水相顧凡沉之數萬斤盖作治三年始者議大興役貞請蠲河濱牧馬庸事河省費不啻十之有以役久聚沮議者上下之貞貞守便宜言河薄洛之水爲趙魏患者自古記之矣臣非敢必有功顧奉上所指措不敢不力上悟數勞問倚之專故迄就者由信任也歸權

貞副御史大夫至景皇帝彌留際衆方危懼不知爲計戚屬張觀張軌侯石亨寺人曹吉祥謀之學士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無能爲在今惟貞經濟才往圖焉其可亨雅知貞遂以二月己卯夜就貞言之貞曰太上皇非以佃游出天命未改歸而揖讓人尤屬心今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因爲陳計亨等去二日辛巳夜復造貞貞乃升屋求覽天象亟下謂亨事在今夕不可失密爲畫所以發狀亨觀小語云今虜薄城事危且奈家族何貞請因聲言納兵徭非常誰當疑者遂倉遑起貞與家訣曰事若成宗社福餘無復顧矣獨馳去與亨觀及太鴻臚楊善収諸門鑰夜中納外兵衛士愕不知所爲禁無得出聲旣已盡入取鑰匿寶中鼓進之響振遠近夜色猶晦衆惑所向貞曰時至矣不可後亟叩南宮門網不可啓撞之俄聞開闔聲隱隱內中無燭亨等入太上獨出問誰耶衆皆俯對請登極揮上以輦進貞翼上升遂及皇后同行天忽開朗日月皦然上顧問貞誰對以都御史徐有貞上又曰此事出卿耶朕失遇卿矣盖貞嘗侍上講登殿始辨色鐘鼓鳴群臣入猶惶惶已乃知太上復立喜甚中外謐寧事俄傾定



景皇帝聞鐘聲知爲 上曰兄奸於未進貞司馬  
又論定策功封武功伯賜之誥以升華宥密諷猷盡  
善爵三世又錫章服一日三接顧遇甚隆使命相繼  
上不時召對或已出復入萬於庶幾皆與疇咨虛  
已倚任貞亦以不世遇慨然思所以致治爲萬世利  
極慮安危有所創裁釐擇時進密議人不得聞始漸  
側目不便諸貴近矣且語曹石等遇避會成功當思  
抑損以示人臣義無顧私豈其一一有所出敢微 上  
寵哉遂愈曠貞每有陳請或不得則對謂貞所詛志  
不已會 上有所賜王蒂先以許欽已又與貞益恨  
之御史楊瑄論亨吉祥侵奪民事 上又善之謂敢  
言乃同譖惡貞喊御史將圖害之者 上爲解慰不  
能釋陰使人伺貞對承 上語以機要不當泄者以  
質之 上乃驚謂此密與貞言汝安從得之以貞所  
宣示告遂疑之眷漸衰益進譏誣毀之造危惡語誹  
時政託給事李秉彞名上之時秉彞以服去久逮下  
請室論不勝楚毒死曹石又言此貞客馬權以貞意  
爲此李麻滅口貞宜知之者 上雖怒猶念其功始  
貶斥之又上急變激以異謀乃復追貞理之適風俗  
作貞已入亨等遂將麻之 上見遂令出就外屬乃

得全掠治權尤慄令承狀終無驗權請至廷當有所  
言乃獲對大呼貞寃聽者愕不敢詰遽引退適門復  
戎馬 上頗感悟有出貞猶用前誥有續禹功語爲  
不臣者謫徙之絕微貞自以有於時獨思咎戾無幾  
微介時有守臣詆罪或迎奄意辭連連貞 上釋不  
問後數思之欲召輒爲相賢沮止居久之 上益念  
不置特 詔使歸田里貞既得返屏居一室謝絕知  
友賓客自以於易有所詣愈益玩之其有會亦不以  
語人既構占候一旦觀天文云曹石當敗其被禍不  
但若所中我者已果相繼卽其罪至 憲皇帝初賜  
之章服晚始縱尋山壑隨所之流連不舍俛仰慷慨  
時游於酒人中酣歌狼籍酒數行已往起舞相屬雖  
寓之宵冥恍惚而忠國益王之念悵惓不忘若所賦  
詠迭宕無所之而奇致可想書散在人間得者輒藏  
之貴甚亦習黃老言有神仙想惜未能升陵喜夜與  
客語或遂微矚輿至孤往冀有遇之又或謂其有異  
術能變幻者至其雄沉有深栗卓犖精講善謀能斷  
爲一代宗臣豈虛乎哉

贊曰士當無事時雍容濟盛治然猶楫馬及制變圖  
難定傾扶危決策無滿忿之意存亡以之此其謀烈

顧不丈夫哉且其身嘗貴爲徹侯受辱獄吏不耻謂不能裁耶人臣義不當貳一旦被汚惡言不以成明責誰當知者若有貞事無可疑何至今論未定也或以千司馬死罪之夫于誠有功於守若城下之役與乘輿南旋信預有力馬至南城易儲二者謙旣股肱大臣且獨親信何無一言爭而謂其猶有翊戴之意者將誰欺哉不有所廢其何以興謙與貞本無怨而勢適然尚何云貞之卒廢由南陽之媚功乃謂迎衛之舉無事者又何其重誣也傳有之使好我者勸惡我者懼乃易之矣惜夫若士權恣死以明有貞雖任安田叔之義又何以加焉

葉盛

葉盛者崑山人官給事中當已巳師潰盛廷劾將帥失律虧損國威請置之法然後飭師徒勵神武爲必報之意時威壯之命守至兵興事中外方嚴疏六七上皆幾重最者旣事漸寧封賞未行又疏上死事通政謝澤等宜家錫賚以勸封疆之臣其失守分地不赴難者久未正軍法則何以懲不恪宜論之如律時有議留重兵屯衛疏言守當在四封今日之事隄關要遠偵候而已向使獨石諸營不棄則土木何

以中寇紫荆白羊能守虜豈得闖入哉若聚其內地示之以弱如遠近之望何迄虜旣怙威輿駕且旋有龔遂榮書上公車言迎奉當如禮用事者意難之不敢以聞盛謂此群情所向豈不可因以動上哉遽白之有詔令進雖未施用而盛所持論一時爲傾蹇參政山西都御史李秉言其知兵使有意謀俾乘障獨石時新中虜城若多廢所以殺霜安之繕治壘壁使急則入保亭障相望爲基置連絡勢又以邊人不知禮義設學教之辟致有儒行者數人爲之師遂與於文學與中土埒初鷓鴣寧州諸屬城相去遠並沙汭無休舍行旅患之旣爲之置郵又十里輒亭焉且爲葦簾糧烽燧相接以備非常商賈遂集漸充實矣地多斥棄且爲豪右據田牧之軍興役無所藉不浹削之下則移大農請而調度恒患不給乃悉汰出之并教以懇土樹藝法使無所出再歲始薄入之爲調而自將率以下占地有差由是土益闢治公私皆贖以持服歸天順初二廣以各置率不相統軍仗無時與期又不如所尅輒無功乃以盛節制始開府梧州與征蠻將軍向鎮之及駐兵據要害設戍守又以盛英賦於商置關烏權之塩實與醫所急私買

不能禁爲薄其征而聽之出貿易故公有羨利而策亦流通不墜法至今賴之然竟以被譖召還改守宣府以堡壁棄毀至則力與復聚徒作治邊人縱逸久始役願惠之乃堅持之不爲恤數月計築七百壘自是畜牧被野無寇擾成化間進二秩宗復進少宰受命視虜河上疏言窮討非計宜益斥地築壘募士僑土相雜教之使服習爲便卒於位 詔追恤甚隆臨文莊盛雖官於外以善著文名時南陽李相實忌前惡盛者累譖之不行乃云盛嘗非薄其文者始銜之故其罷領外也 勅諭代盛者有無若盛殺降之語然卒不能退爲公論純若他時使者在外一言忤禍且不測矣故時謂李無休休度德未爲甚也盛所著書惟水東記存

贊曰盛爲諫官屢廷爭引是非指用事者數忤不顧其誠直故然才實能經變圖慮緩急可仗當夷虜並興折衝之任恒交揆之作鎮方厯遂乘勝千里邊侯不諫其所規置鳩藉用恢崇我王略迄於今是賴可謂重臣矣哉嘗有所保任吳禎以事敗遂終其身無所薦初以人倫鑿士歸向之卒乃調以虛辭借故諒議及之若其恬於榮利每進皆以危殆委之忘身殉

節官下豈易能乎

徐備 蔡蒙 蔣廷貴 劉竑

徐備者長洲人始選於鄉爲文學掌故擢給事侃侃激直言論無所假出僉事楚其劾治乃嘗依仁厚與爲文惡者異矣介廉甚行不費裝嘗疏令布衣或以既有祿秩何用爲爾備故自其性無所改

蔡蒙者其先在宋直煥章閣世洪始隨而南徙因家其區山中蒙甫年十一縣道舉充弟子守况公鍾北川聶大年教晉陵從之游累試誦進件於國學尚書馬公昂才之以劇曹晉疏俾之主守無不當意數月遂授以官都尉處州括爲浙重地都尉佐守爲理乃推行義惠吏民戴之山出銀聚滑禍少年騷動郡邑命宦者來視賊將斷道遂之夜半候者以告蒙遂馳援出之然勢已張方欲發兵討蒙請無煩當計取之遂以一騎入衆愕不敢動不殺一人止取其倡亂者成傾宓以功遷守南寧尤在蠻夷中蒙疆力能行其政下皆畏之田岑氏與其族爭爲理之岑氏德焉故其歸送之數千里外

蔣廷貴者宋侍郎堂之後也堂守蘇卒遂家焉廷貴

少時葉博士有敏思以進士知樂亭惠愛行焉歲後  
役繁爲之請寬其賦六七建州役興守以貴才委之  
督諸縣調輕重得其衷事無不舉者縣故僻前令多  
苟而苛貴能以身勞焉弊之不恤卒以死官下其少  
時入都嘗爲諸姬擁之遑還絕跡去故見謂介

劉竝者其先在汴徙家常熟知浙之縉雲民素勸饒  
稱難治尤勇於私鬪致殺傷遂追不宥就吏竝故緩  
之使出輕重論無脫者有婦放其夫不承爲默念之  
若有告者一訊而得驚謂神焉版所載田上下胥舞  
文亂之竝奮爲稽考正其籍衆稱嚴無不服賦因以  
定穴產銀爭所由興而吏因以墨又爲請罷其課而  
禁鑿者使者行境內皆以書書上考務知定州俗勁  
悍能柔之以文教武吏恣橫奪之治竝取其卒繩之  
法繩不敢動

贊曰良吏之於民若由之植而善壽之又從而華之  
日益而不知其徒文法教導爲乎故有身親慮之勝  
聽之不恤而其吏歸使卒就功爲利無窮若備之長  
者論議常依正直用法能流其惠蒙雖其廉不如然  
當深思民倡亂不煩兵服之所全活者衆矣廷貴動  
其官而奔死竝之治劇縣皆有蹟可紀亦賢乎哉

陳鑑

陳鑑字紹熙正統間任史官以法從講誦 禁中奉  
使朝野不辱命爲祭酒國子時有以饗養弟子齋錢  
爲不快于前祭酒邢讓者因及鑑鑑以身爲師儒寧  
當對刀筆吏辨遂默不語用事者怒皆罷之未久卒  
鑑操行無所污特好古嗜書多蓄之或爲累且爲居  
室修之未及獻焉而弔者在門迄不能定也至今甌  
皆流入他室人又言其父諱戊避禍母更適人鑑少  
則依黃冠既貴因奉使求得之與父喪同歸亦爲孝  
矣

贊曰陳鑑之始本由貧賤官依父友野夫黃冠而卒  
親會有以自見奮其智能才多所善出入周衛時亦  
被眷連其結軼東馳箕子之國奉使稱旨不失秩官  
國之靈士豈爲素餐雖贏一錢苟以優之胡爲生患  
官胡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  
續吳先賢讀卷之三

劉鳳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果敢善擊斷氣直陵  
諸御史出其上數疏劾姦利事在廷股慄出按郊甸  
有掌故爲其下所持急雍一訊遂縛得之卽其罪又  
按豫章閭賊大作檄徵兵雍誓且於衆爲將赴者會復  
得檄以賊降謂雖聽且變未可知往而卽解何害而  
他使者已承檄罷散賊果未下則委其罪按閩者抵  
死人咸稱雍善策事知兵矣已乃遷副使嶺南相陳  
循才之權都御史復撫豫章乃廉得俗多囂盡知其  
豪姦之家捕治之吏民重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革  
仍副使山西逮繫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尋復爲都  
御史讞獄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仇詆以重劾力爭  
釋之石亨敗株連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擬以  
黨雍謂此前代事可鑒今奈何立此名也出撫被邊  
郡國雲中簡汰師徒有所黜進益固完險塞正尺籍  
逐逋逃者實其伍虜嘗一入獨石擊走之召爲少司  
馬又以事出參政浙適二廣寇屢不靖役無功太宰

王並奏非雍不能定者卽以都御史召令往撫且重  
委之得專征伐自偏禪以下行軍法不必請 旨別  
令督將趙輔和勇乘遽至境上議兵所從入時謀者  
云全州之興安有由出劫傷敗王旅斷道路又新會  
陽江有程橫潰殺掠而大藤荔浦脩仁爲窟寇適焉  
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州興安  
爲廣之東壯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藩蘇荔浦脩  
仁羽翼峽賊而峽則其根蒂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  
且左右倚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鄒宏  
廉忠等將而前合新會兵討賊之直東方者親率大  
軍至興安分出西延融江敗賊灌峒斬獲甚夥追之  
入崖著懸峻匿又兵已壓南韶清遠及楚桂陽勢大  
振遂乘勝席卷千里賊皆奔氣竄乃移攻荔浦脩仁  
分五道入以和勇高端將左孫驥將右彭倫崑宗陰  
將前雍自與永瑄趙輔按中道歐信將後而侍郎遠  
主饋餉及監軍御史霖等同進賊陵高阻隘發石下  
礮人傳毒矢拒我發驍縱塵之戰每合賊輒奔益深  
入崖壑不可仰攻虛鼓之屢誘其投乘夜間道攀緣  
上賊猶以死捍既不支乃棄兵潰圍復斬級無算破  
峒塞五百餘取其蓄聚及械器而險隄樓䟽梁欂皆

驟刊燔蕩夷其址乃休士止舍大校閱行誅賞激勵之而前所遣竄等又於新會之牛欄與賊遇疾力戰敗之以首功來上雍即日之澤之武宣營馬將攻大藤詢於知地利者咸謂天險不可乘且瘴癘時作雖人不能留往者討伐終未能窮所至今賊攝兵威爲守益固必設長圍困之可耳雍謂兵貴速役不可淹令計不時決是遺不可爲之疾腹心也圍之長八百里詎得數十萬兵且歷時能無變乎公聲勢大振吾豈但此竄寇使復憂哉遂誓師於原申令以視吾旗誠所向敢後者斬命歐信高端等五軍取山井道古眉雙髻以進自率趙輔和勇等八軍徑上直搗山南巢文令孫震程文昌等二軍及潘鐸出各要害別攻且濟師賊窮已令其帑避之窮險桂州橫石寺塘諸崖而留精銳堅壁待置械守甚嚴士殊死奮殺傷雖衆不敢却其爲機以發石者先已遺死士入其中盡發之而又募百金士潛道登其巔舉燧炳馬夷方關驚鶴寨已備遂亂乃四向攀緣上呼聲動天地大破之一日聞砍關奪壁空其穴自山南大信屋屢紫荆沙田諸峻阻窮絕所無不蕩夷暮止其壘詰明復跡賊急躡之顛墜及中矢刀者且盡進至橫石九樓諸

崖下則巖陳萬重陡入霄漢峭極益又倍前賊旣歎挺櫻險以死敵我魏發振谷壑餘勢猶激而中人不近復詭進誤之竭又潛於賊所不備登焉且有道上前後不絕疾力鏖之歐信梁泰彭顯英等又各攻林喇四面合賊不得左右顧路窮絕乃盡潰計所取巢隘三百餘姓所據特官軍必不能入者皆覆之蠻遂破心願服從無有貳因爲疆里其地相騰峽險固廣行恐賊復滋以因之上降州遷焉冬鏘先以事繫赦出之令往蘆柳之東鄉爲峽後尸貴之龍山峽之右掖而峽上下周冲獻俘有廢壘中曰碧灘有勁傳及戍者皆脩復之爲築治置有秩吏裨能爲衆服者佐之守使峽爲通道無敢睥睨其間騰懸之五屯峽之左掖往所置屯亦廢脩復之令李慶臨焉而益以兵賊遊逸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令鄒宏范信廉忠陶魯等復分道出鬱林博白井流洛容慶遠之銅鼓十二磯諸山隘窮追及高涼之海游皆命張適等以樓船卒往攻旣已盡敵乃返居無何餘孽侯鄭昂等復反側又平之自是二廣皆定迄數十年無大患者雍之力也人謂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能造者一旦殄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會有忌者實不行遭父喪免

後議者終謂梧當襟喉必重臣鎮之無踰雍者起復  
漁馬辭不得命至則爲經畧尤悉又與奄尹不協遽  
謝歸卒雍謫達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勇篤  
密敏智機斷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效出入矢  
刃氣意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由上奉  
成命亶固加之構會逢世得暨其材用稱一時得人  
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始善終哉

贊曰予少則游湘桂道五嶺聞詢之父老皆戴韓之  
功不敢名呼而尸尸祝事之其威烈入人深如此然  
言其所殺傷僧爲毛傑傳有之曰有如愛之則如弗  
傷信夫若司馬法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少聚  
矣將家者以致果殺敵爲殺與儒者守文異乎哉而  
其後遂微豈亦殺戮過耶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瓊洪武中爲春坊司直侍 太  
子宮抗言用事者不奉法有所阿 上嘉之賜繡紱  
綺衣改御史爲文惠擊治不少避衆忌之出諸外竟  
中毒卒綱始以春秋對當已巳時上八策言安攘兵  
便及虜在郊遂衆滴滴動綱復上言小虜采突足將  
恣其狂勢易我今以 國家威靈是何足言特任事

臣求昔本綱筆猶若少者且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三  
臣宜策勵之以全取虜耳中外臣有意謀晚兵勢者  
當廣擇馬及召大將楊洪羅通等以兵內向屯要害  
遮虜歸分命重將門馬備其衝夫機貴速決若與道  
謀遷延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於前也至有欲與和  
及遷避者此正奸人當亟斬以殉疏奏 上異之遂  
拜御史其峻鷲取往有祖之風尋 授之治鹽策淮

南綱頊首謝云有如宗藩戚屬干憲容臣劾治臣  
敢不盡死不然終不敢依違傷損中正負委任者  
上曰悉從爾命易勅付之時爲姦利蠹賊牢益者衆  
聞綱來皆匿不敢出駙馬都尉石璟縱其下有所擾  
按其罪言之 上爲褫冠服尚書何文淵項文曜等  
推擇吏不如令爲有所私者率同列請黜之且舉王  
翱年富薛瑄 上爲命王代而薛等遂皆進用始者  
以警寡卒已而多通逸失伍或請罪之日正尺籍綱  
言此曹十本義奮勞之不圖又因以籍馬後何以使  
人者乃立爲罷遣出按閩隸適盜起雖平之未折其  
首株連連綱皆釋之而出兵根捕又追論沉命吏遂  
大竹於衆始綱劾何項時廉察楊珏在當軍珏噤之  
深囚是各列上而項猶在吏部得肆憾與楊偕謫

旋又移之耳州符方下綱以服免迄不復起以卒綱性討急喜攻發人陰罪慘礫無恩同時有歐廉者又尤深故綱特以峭稱耳

贊曰今御史持法稍與古異古謂官和失德不奉六條檢察部內者得以糾之猶時一乘傳稱使者今既嚴遣而政之小大無不綜焉其重不以其卑漢以前命御史監郡其行事畧無所紀若練綱斷擊有足稱者然爲文刻深郡國畏之威命幾如上矣其治雖小有益殆非緩靖和久不擾之謂乎

吳惠

吳惠者其父從籍里中不勝惠年十七代徃役令楊隆奇之使從博士弟子學遂以進士論上爲行人使占城風於海幾溺危甚舟虞懼不知所出惠喻以無恐力爲備且禱焉而風稍定迄以無敗還自衛見制地者或頗天征不獲時欽輒寓其稅土著而流者漸衆則征亦愈困不若爲 上言蠲之西戎底貢悉由陝服來者益衆皆賈人竊私其利外國且餽饔不繼又以起釁而贖吾邊邑請令其酋入 朝而止其餘境 上待遂省供億無宴選守桂林義寧蠻爲不靖薦亂我邊郵部使者議發兵燹之惠謂商土之人未

有知實蠢動無亦惟是調定之而何遽以兵爲旣撫納之矣武岡有訖者復聲言義寧相與首尾楊文伯等遂自列言所以家有恩甚深胡敢通叛人勢遂解在象郡凡十年所威愛並洽遷守參政廣右柳慶夷竄我間薄城兵適盡出惟率門焉者夜砍其壘獲首虜百遂驚遣洗氏女已字人間其暴不欲行乃詭言造妖惡語王者爲重効惠得其情立釋之亡何致其仕歸雅好書有所論著子鳴翰亦名能文

贊曰光祿嘗語余海之利害也不謂經途遠邇即王者無外鎮撫四夷豈有所拒不臣哉然銜命而使良不易惠履險如夷即其膽決不可量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便宜不肯讓事焉所爲異端者迫守封疆提梓鼓戰陳能勇顧豈儒生坐談者或或言其縱恣任數無慈愿意在官少潔廉之稱豈且區故善貨耶誠有之亦烏害其爲濟治才也

盛景

盛景者長洲人一日宋盛慶之後 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臣乘馬數時殺比不大登馬爲耗景曰昔管氏策守高下歲三分使民不失本事而沃壤守之若干開壤守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



哉故自景之視牧也馬爲繁滋又按嶺外值黃請養亂後所在凋敝爲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今實簡不專以惡用而人畏之甚灑水賊又起卽策馬至其所諭以德意語頗厲賊齟舌不敢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揭稽事頗過失用事者意會內死以翠被飭餘糧

張水嬉景率諫官爭之其語盡上赫怒召之入將皆與杖景伏陛呼云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聞有杖殺臣可耳無與諸人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盡逐遣之景爲古田史天順初稍遲知能江旱上臨臨禱而雨曰縣素無汚池不爲備天時可徒恃哉教民漂泊若干所逐黎其利無窮盜趙鐸等弄兵擄掠歷郡邑景佐擊賊戰甚力迄平之進守叙州戎勇存作叙在山數箇屢不靖景戰數勝又與督將期其攻之前已遇而敗景在後突之申孫之矢著於兩耳益奮擊不宥退賊忽驚衆亂復進乘之遂大克使者方列上功狀景以創甚還謝歸後 璽書勞景金綺卽家拜命

贊曰景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操彈至犯顏色蒙梓嘗摧辱僧抗言矯矯其氣不少暴也乎乃懸道佐官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濠之間與士伍同勞

伏親介胄面夷不避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尙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佞濁可謂苦矣而不自知其失見畏於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資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諸老先生試通諸老先生人人目之卽奏上都試者謂爲諸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傾以進士論上以告選益事學誦博通諸家書景泰初授主事虞衡與張節之同被選以史事復有沮者敗都水選按察河南視掌故文學卽諸掌故復薦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啟沃不當與外者不報進參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意無所推與微爲寡恩弘農氏卽其甥遇之不甚異所著文深厚猶未離其質在樞索遺逸金石作中州文表名其書爲膏者五又爲雜說叙論所見聞爲郡志并倣蕭儼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授之季趙而弘農復授之昌皆好學不倦至廢其仕專攻之意良苦而非以爲名隨所肆各極其力質未開渾厚有餘雖尙沿近代

不至乎盛亦斐然可觀迨乃至以謁請事王公大人  
初未窺門闕而已志在名高若為樹赤檝馬皆欺世  
而罔之取虛譽矣可勝罪哉余為校飾歎又亦頗有  
傳者故昌之業不墜

劉珏

劉珏者長洲人況守時辟為掾辭願就博士弟子學  
況嘉焉俾誦業遂得仕守主刑曹事丞董坐重劾讞  
之潛以貨入珏曰吾嫌欲辨之今比自實矣即論當  
遷按察山西晉壤饑無畜聚教之墾田人稍知務力  
穡已亡何乞歸他縣受賕見法以珏與使者習請焉  
珏曰為長吏不以民為事至以賄聞尚可使汚吾耳  
亟去家故狹小耳姊嫠而有嬰孺迎養之并為置田  
宅毋癯親吮之孝友孚於閭族其持已潔嚴與人也  
惠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倦工為詩書跡繪素皆善  
故時者俗為質悍無游揚為聲譽者士亦無出疆調  
請者今縱橫於衢而為文學者及借以輕重 若珏  
抗以清貞邁意所至尚羊自放林壑當途者敬焉過  
門常十餘車有所咨詢輒不敢對蓋其篤慎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尚德也哉藝誠有  
絕人者然所以重夫豈徒與珏既仕不竟所為家居

者久之學士大夫聞其名若不得見焉設令藉曹丘  
輩為唇舌不為辱此寧能令至今慕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崑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徵邑有  
賢令芮翀凱自陳欲學令立免之遣從博士游始仕  
主事刑部易上盜二一已斃一病所連六人凱恐并  
死無從質證瘡之後乃得其盜釋所妄指者未幾以  
母老乞歸凱公方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  
李秉薦之謂凱不宜棄置不用者葉盛尤重其人可  
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履操既敦遠近所望卒私  
謚為貞孝子愈亦矜廉強毅繼為士曹刑名比評善  
於爰書且獄上視其文辭無不驚司寇遂倚書獄且  
薦其才行乃出守叙叙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巨威儀  
愈聲冒其疎得民夷心蠻驚以馬湖叛方徵發討之  
愈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後復以  
撫之失道致亂再命愈往諭之即自歸遷參政卒  
贊曰凱父子為吏皆善理人雖至二千石而家不益  
富由凱垂風蚤自引退不以仕為急遠矣夫與彼蒲  
心戚醜求益者異矣

孫瓚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贅崑山孫氏遂從其姓仕刑曹時尉門達方倖縱其下株連人以飛耳目義察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鬪牛玉養子坐姦利事瓊持之不少貸或勸之數與權貴忤不虞爲患耶瓊謝曰知且憾深然欲盡節官下寧顧哉已而竟以事有連謫譴成化初復起還謝歸家故貧無所營恬然而已居甚隘絕耳苦體約養矯以立名方罷時年尚強利榮在前能自遠所著書十卷子裕亦舉進士

張和者崑山人幼以能淹誦名亦善著文舉進士遂予告辟都試豫章爲曹郎復以著記召出按察瀾以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權倖門跡未嘗及才見推一時無所交納弟穆與同被推擇至案政贊曰仕者善保和承迎非必自其意見榮爵利勢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陽浮暴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況敢顯然忤權貴乎卽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游意法之外有所寬假向背和內行脩恬於欲豈有所感而興耶大抵執已立於獨無所阿彼巧宦不能甄志動懼異矣夫

### 祝類

祝類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 詔庵尹察舉四

人備法從召入試不官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上嘗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之奪或庇浮屠以請顯卽先令撤去不爲奪土木之役適居憂 景皇帝以都御史召不奉詔除服還案議山西晉壤濬加以兵後益空踞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繁顯鳩繕安集緝緝固和阜財求廩給贍爲法詳公私賴之濟久之不他授進秩參政又以比邊郡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儒生教導臨汾陽曲故有更老象猶左袒立爲更之皋陶里於洪洞爲表其墓且飾其里名士師又祠裴晉公趙忠簡閔喜程先生熙澤州擢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詩書不強所不能曰異時者可措之用遂各有所成才大小佚與矣人德顯善誘咸父母師保之類旣明習法令多作輕劫遇有寃輒爲平反汾州人竊爲妖僭稱號乃檄縣道祭之而自馳賊所擒十人餘以脅從弗問其所攀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弗以逆聞是爲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當名捕者衆奈何乎顯力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彼雖連染未動何以入之竟報當如所上崞縣囚七人御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顯鞠得實以語御史御史不聽

因謝顯襄陵人于贊僭既復生子而死僭育之長而爭分訟累年不決顯按之曰僭字承義也而專財久雖賣益饒而業由婦翁于法不當捨若何僭乃伏罪孤亦泣謂所爲爭者不平彼旣已引咎復何較哉遂相與推讓顯愍遺之皆感泣去絳之俠睡眈有獨从者廉而詆之罪毋駐車勞問民來道權觀不能行又七年謝歸任之久亦他時未有也與徐武功劉廷杜瓊日相與游而最後卒孫允明別見曾孫續任給事官至布政所至有聲性仁厚卽之溫溫而操尚存焉贊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皇帝時羣才出焉皆渾厚不佻以誠長者處官非獨政俗尚淳質實効自其性習所見無非敦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顯者予聞知長老言其養孤嫂繼絕存亡撫接教誘義恩兼有焉在方岳則有功德於平民居好學不厭退與二三君遊又皆弘道厚倫成禮化一時之盛遠乎哉

陸景 顧昌

陸景者大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繫者旣桎梏之鼠囓焉爲置狸後乃蒙其利尤善造請不問寒暑客相過無問所從與飲食結歡而去其個儻類陳孟公

家故無餘貲而問遺交際不缺送往迎來旣不暇而賈事亦無廢遷茶政以謫嘗

顧昌正統間以掌故爲 淮王長史已而遷都尉思恩昌性剛峻務在脩潔與人造次無所適久益不見其懈有所過雖遠必徒返未嘗就人食時有論者亦要歸於節介

贊曰昔趙禹謝絕知交而鄭當時請諸公皆徧其行意不同而皆以名孟昭在劇曹而所游乃無擇日酣飲然不至通輕俠昌稍介於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卽二者則昌爲寡矣爲孟昭者有人矣哉而蹈輕薄事游媚誰階之也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獨不以風厲殺入又按嶺外遷都御史守邊廷殺治兵畢日不殺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開謀慮謀動悉皆知嘗入寇字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鵝峪襲海子諸屯預設伏要擊擊敗之捷上 聖書加勞二何乞歸子嘯少則謹約不敢有所藉成化間主事刑部卽善書獄如老吏務盡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司寇太原周公特深許之除參議楚主餽餉爲正事典稽慎

新舊出納自其手實不重煩而不可爲僞嘗述職曹  
今吏對簿遂自免歸居平友悌日與眉客飲無所泊  
家生

贊曰瑄舉憲不倚法而削在邊有威惠未竟其用嘒  
善負荷克承先業者績於外仍父子俱退優游以終  
斯亦海濠壤尙能自奮者矣

顧瞻

夏璣

顧瞻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巽永樂中進士以疾不  
就吏瞻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人蒲一考乃用  
薦爲御史治鹽萊山東已又復使值歲饑爲停其法  
有所施舍而人亦不敢犯議獄緩死以佐荒政時太  
保王文爲御史大夫數稱之蒲當代民乞田從之遷  
按察閩免又爲守贛洞穴氓獮時出剽郡多匿不以  
聞瞻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之苻荼食我何計  
之有乃倡言用兵事廷平之 詔賜以金綺瞻才長  
於爲理人不能欺子餘慶旣亦以進士起家故蚤自  
謝免居久之卒自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  
矣時又有崇明顧謚者仕刑部郎亦以不說衆蚤自  
免

夏璣首崑山人爲應城令有治劇名調大庾入爲御

史按軍實浙其所藉爲士必簡無濫亡何謝歸以孝  
養稱於世少善飲母戒之卽止絕及喪之尤如禮四  
十年不造公府謁兄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薄奉已  
絕其分少有無是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緝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之節慎  
於出處也若瞻盤桓久之不調與夫出入三肅銳於  
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又蚤謝謁苟無忠謀使計補民  
益主何徒干祿爲也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量已  
殆亦時哉其用晦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之人謂  
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吾自求通經非  
有他慕與張亨父汪昂儀善業與中尤器之成化間  
爲主事驗封又歷職方武庫當虞急我封事日三四  
上箋書方畧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  
首異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  
不畜且 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  
友人虬屢未靜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久  
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險遠豈謀於萬全者  
哉時以爲然錦衣今之肘掖韋映者凶狡方倖用言

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反者復幾幸容言於尚書  
疏上竟論死而被誣污者皆得釋牲告變者賞重故  
妄詆以妖惡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  
乃袁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  
諭上自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釁生患恐結  
於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竟止容以小臣抗言  
在廷爲讐已而復有所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  
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遽敢請亂  
法擅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  
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籍輕重設版法致  
民田收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皆經國大者遷  
叅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  
見從以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時善益取忤遂罷免  
容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使計  
卽未能行必疏計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嘗  
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頭髮居疑  
然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嗜書多所  
博綜亦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  
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竭忠其論將也必才武而功多

者乃投寄請依附痛裁之法除道穴左右一以正格  
之 上亦數聰明矣哉適時之盛乃能以小官數盡  
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議錯施  
有可觀哉若今娒娒小謹視當時激直如彼愧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譜卷之四

劉鳳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鬱獨高之屢試誦過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下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貞臣願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脩撰侍 孝皇帝東官其所往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脩 憲宗書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德行之任以禮樂交脩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學之遇講學少間疏 上曰東朝於學自風雨之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傳欲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况奉神靈之統者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耐禮未有定爲引闕官詩姜嫄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官明惠公不得私其母

未嘗耐也宋雖有血耐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其全也若楊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馬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傷所以飭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今思之然莫錄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能死生之質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何耕者嘗與游弟坐連稅耕罷樂會令歸使者年俸方爲虐卽捕篋楚之寬頓囊裝且貧請爲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節若沈周董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廟朝夕諷明弼直公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厄時人謂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令久悒悒乃不以約有所誣及待

累朝次當選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達於經術議必奉以從無所阿曲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度彬彬質有文武馬可謂盛極固多君子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吉士爲今雙流人晒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秀儔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屬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俘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疑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酋長尚恣睢未有降意鏞徧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

夜漏已深城中疑以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酋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訖甚且以賄交諸福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齧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若通無能爲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劫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命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爲我謀曾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爲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健穹然巨試以牛往鬪溪喜欲得之瑞卽邀與行又言夢恐非祥使上下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勇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勵行遇曾以衆警道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爲禮溪



刺見曾曾倂曰你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會遠塵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鬻惕息不敢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鏞重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夷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報牘每載以從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無傳焉

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立乃赫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敢飾情妄有希慕卽鑄始終於外從事蠻貊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策倚神靈奉威命故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庸令久爲軍有司掌誥禁違險易死行間耶

###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賄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嫌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尙敢爾誠宗憂憤卒遂招罕美美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美益傲脫辭不遜隨唱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伏不

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世其官相安喜權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貪者兆累數年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可循而行出參議楚歲荒行流尺荆襄舉刺郡邑吏二千石勞米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尙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鄧蜀之藝皆相去遠故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鄆恪在豫每以義格正不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諾之 上知恪忠復使蒞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

謂吾植行未即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  
懼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環鹽筴私其利  
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上益  
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  
云初未嘗敢以譎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  
欲有橋正拂違何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  
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姪工慎惜財費諸所繕治  
勾計詳密百工節力比材不使失秩裁抑不急權勢  
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  
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  
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春不有靡躬  
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贖請  
者生平慕魏公驥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  
相比其介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  
細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選裁異必力  
陳所以消彌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  
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遽起以一言立斷推誠體  
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時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  
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聞

聞謀議可否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一名姓又名維熊與弟應祥學生  
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  
使教諸闈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  
故待 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  
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  
以浮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毋歸竟罷  
中書遷南曹郎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  
進太僕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宜復雖  
不能從衆遷之襄楚流民所在蒲議方逐之又言民  
有居父長子孫者因爲土斷立郡邑禰之耳此前代  
事不遵不慮將復爲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  
吳雲尚書死殉節塗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顧體  
貌嚴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  
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帖始終之季弟  
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家故狹小卒之日  
殆無以養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贊曰應禎嗚嗚於蔽有成入望而敬之賢乎哉其爲

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即默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官無以卑既備肘掖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在外與居里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鈺

章恪字韶鳳璋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自言者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獄遷按察嶺南行海徼有琉球使人市易他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馬欲以爲戮上其功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助天爲虐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反覆緩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移大理無何乞歸恪陟廟中外更五十年再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擬似之

陸鈺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脩預史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功多論說皆見聽納甚歡相得及嗣位進太常日侍帷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所以追卹良厚鈺性沉嚴寡言笑嗜學亦工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隘所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恪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

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徽外將我王度夷裔往來軫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惟是忠誠迄無咎耻鈺與自僑竊微以名抗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藉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謝爲侍獲福已盈

姜昂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間爲棗強令清淨不擾庭中常寂無譁雀俯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民傳相較厲無敢犯鞭筆懸而不用暇則喜讀書終日宴然餓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於去就尤慎平居惟蔬食糲梁之飯家人不堪至于弟學書削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爲設雖算器餽亦不輕也其有請寄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進士傲儻宏諒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接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愷愷嘗與交有文學名贊曰侈縱之惡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之過徑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於奮絕俗無侵然諾雖不能合於時取尊顯然視藉位勢招致喜游子弟張陳

黨援而卒被輕矯名亦旋踵敗昂不外交矜謝絕事一意乃後蒙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拭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為庶吉士除給事慨以論議觸違為任會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遼碣素贏以勞倅得疾值舟母恣卒婦孕且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續父業累官御史大夫志初為刑部郎視獄閩流矜慈恩閩隸多所全及為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為子言仕無失長者家兒意為難即使介廉才用白黑竟何辨又云嘗授之君謙語云為恬退誰相推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拭者岷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為縣道式尋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巨闕違救重持大體不為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為名高而未暇為他計一不得逞則俚賴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肆所為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稱奉職死官下可耳未為速而後乃食其報拭亦奮不顧身欲有所効之

而未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娒娒欲速好進雖趣奚憾焉

枚倫 吳繼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歸養久為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拾俄拜參議湖廣主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脩習導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繼者成化間為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辭務在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慎言不出口為法吏十八年始遷參議貴州貴又絕遠未嘗以為淹也弘治中入 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而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然有廉靜無求之操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所繫各稱可與立豈虛乎哉繼之靜退不矜含垢為量兩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效與雖質謹無文與彼伎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錯直清而閔以惠不辜瀆與交夷壞接數不靖以往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 詔慮囚所寬宥甚衆持服歸復起掌獄獄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微上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 旨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瀆汚者面請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遷按察豫章務禁絕謁請其行部惟飲水齋乾糲茹苦人不堪遂以嚴見彈世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水琦知之卽日至其下決疏之還陂於官風裁傾一時遷蒞貴州寇亂方作琦秉城爲備且素無可恃徒作厲士氣死生之憂勞尤劇里有儒生格過人被殺官執所過者坐之琦曰安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訊果誣使者按尺籍引平民伍之又爲力爭令自首實而出者更衆值當上計大獎羣吏與考錮水者適在位乃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

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憐望其間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身厲志不侵汚而後能蒞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秉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然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傾閭里專以惡治所謂吏以贓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職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纒

劉纒者本清江人宋學士敵之後隸籍吳成化間爲武陵令其按事卽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亡粟者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非侵也傳輕劾使者深以爲無害起復爲滕縣益明習法令婦以壘至瓜所者有挑之不得誣以盜令以壘與瓜俾告者負負一瓜輒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甚衆民有刳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書下出母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不罪幸矣關市挾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養士恣橫畜他計者掩以從得無變其發姦如此往奄孺多取閩隸乃市良家子壘數百爲馳往閩遣

之人尤感其惠任御史滿三考值權貴方擅命有所  
侵傷在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係於正時出於從容  
規諷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寬侵成之者卽爲覆出之  
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蜀故險  
遠外與夷壤相錯彙易構徃未嘗徧至也卽叱馭驥  
之在所爲宜上恩逮之當奉職貢無從逸也俄與  
告歸又以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閒者遂再徃  
蒞諸番方潰橫出爲盜虐境上乃親攝以兵威服之  
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輯其遁逃捷聞有詔

旌功馬橫梁道蒲江廢關皆粟室爲設監守邊鄙始  
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奉命臨楚又  
以在蜀開變抵荆道避峽險不先白也怒瑾遽使置  
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  
卽訊又爲辨得輕論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  
民有應募爲兵者欲廩食之議謂廩則籍於公不得  
釋彼以義奮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及  
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  
年爲尹者侮之甚人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  
何卒孫域進士第二人爲編脩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槩卒成遂之所臣

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坐談者高議三  
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纒當正德間諸貴用事  
貞不絕俗和而能立久於其位踐常伯專用於朝陰  
行善使從之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景

劉景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卽刑部其詳  
讞能稽慎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廷尉又聽之乃  
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寔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  
十一故得遷大理丞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  
豫章也選士得廣信夏言迄爲相力請休詔進都  
御史賜歸實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故合族以食  
極於盛公爲卽時嘗病亟自以爲未也後且當受其  
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亦數致問于朝舉進士至太  
守汀州而爛子壁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  
爲御史

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祏數十世無失墜其先  
必秉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祿屢有發聞富  
貴福澤燕及于孫豈虛乎哉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  
節矯矯雖其事不舉見卽其後乃熾昌非能迪爲世  
祿之家率先惠緣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

者也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羣擊爲妖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怒奇之力爲奏得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靡潰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道將在外者遇之輒劬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辱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飲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則都御史彭澤在淮則張縉或倚之或角之賊旣敗竄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集俟間則突至破城邑殘掠自如幾成變乃廣間謀遠斥俟跡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蹙奔而南有詔完追之至楊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窮乃之通狼山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圖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加賞甚厚進位冢宰及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有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不當與雖從中復還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節遠下司空論滅殊死譴戍故猶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

其夙所也頗溺於玩好有黼黻議亦緣其子受昧不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駢之前耳遂削平亂陪吳亦代有人焉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雅盛之討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畧當賊起時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畀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能任職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材武可用與否故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功名亦足多矣若其儼不羈公忠之節庸乃炳諸不然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柳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撫使者於貴人所見之問爲誰誤因以薦俾隨計試在高寺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官遺囑爲西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好游常編及所在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說家者流其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湖王守仁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良不自約勦故士奚貴文哉元敬和令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爲任獨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爲

遊揚樹聲譽也所著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  
以人重耶亦時者體未適沿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  
閱聽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顧卿爲偶儔說之  
樊蔡遂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肆於少胥與郡人  
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吉次起家主事  
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尚氣好競性執而汚漸  
不諧於時乃乞歸旣少年無復之惟玩美文史自娛  
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怛怛然行已頗  
近怪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闢諸獨購書甚富  
既性所嗜聞其所有異本卽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  
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聞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  
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曰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  
惟手鏡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畧未有  
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  
有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書請  
復建文年不報由 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  
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

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遂徵宏遠博通多  
載稱達學命世視今之能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  
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  
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主事刑  
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  
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  
和甚懽相得也吳公寬王公整及君謙時相與賦每  
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微辭多緣飾以  
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  
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 名能知人  
明習故事意深厚善究宣禮化已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善薦進文學故一時士爭自濯  
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君謙皆以才爲所  
愛而卒不私庇之栗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  
嘗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  
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  
弘哉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

續吳先賢譜卷之五

劉鳳

王整

王整者吳縣人父朝用令光化始少時父挾遊大胥  
 輒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葉公與中郎擬之王  
 忠肅翺美元啓受業最久深自挹折下之歸試誦通  
 遂盡屈鄉之士計上咸第一故時者藉奏則士所業  
 王者必更之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策或嫉之抑置  
 第三授編脩以經義待 孝廟嘗幸後苑因講周書  
 文王不敢盤於游田 上為悚然退召奄廣戒之曰  
 儒臣進說似嫌若等耳慎之屬大司馬請擇人諭德  
 行東官者咸謂整允遂授之既又以少宰薦復 命  
 佐銓以清簡稱虜方入陳所以禦之者八語微指權  
 倖相遷以災異乞免薦之自代 武皇帝初立感弊  
 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黜遠佞邪消遣戾維  
 新厥服 上驚召相健遷等問何為者而其黨岳亦  
 是文等議言我曹自當簡汰惟外廷所裁二相持之  
 力而奄榮又言 上於疏無不納獨八人者未忍遽  
 逐文對稍失次業入而事變相健與文等俱罷而整

以次入閣冢宰焦素附麗瑾得進瑾方以威虐士大  
 夫且嚙韓深欲中之法并及健等整爭得免又劉司  
 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邊事皆將其心馬  
 相東陽數請告焦懦不任獨力持之故得無他異日  
 者楊竟以計畫除瑾亦其善樹人也尚璽璿等二人  
 忤瑾拳之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奈何折辱至此  
 乃得釋至議廢后禮尤稱允內既難瑾又耻與焦列  
 也戚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削甚因力馬歸瑾愈  
 疑使幾伺惟以謝客贊無所通告始聽謝整本嚴方  
 當其時未可顯有所出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  
 折其萌奪之為多焦等憚之勢不並立也既以廉節  
 為名絕請謝居惟嗜書尤不好玩弄初請為治第戒  
 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遜之且區  
 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久之去性長論著而重於  
 奪子時且多才凡所題目即可徵信賴以傳者眾來  
 乞言者亦未嘗不為剖牘也嘉靖初遣使存問疏請  
 講學動政契 上旨將就家拜未幾卒其書若春秋  
 詞命等多有載者季子延陵以任為中書蘊藉能嗣  
 其父文人謂流風不墮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生言亦淺

矣知王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家言吳文定公於經術頗究明旨向濟之尤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離始之質典而裁莊以有體往者靡未振乃微加蹈厲尚左氏遷史沈雄之氣自是一開蓋漸趨於變矣詩亦溫雅善發卻以才勝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於道有得者益弘德間文學鬱興學士大夫燁燁流風聲獨依以爲重尤善知人其推轂後進如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奮者咸自其力哉功業雖未竟能輕富貴蚤自退不以寵榮矜雖在華要泊如也輔當世之治番顯名吳亦世有人焉至望賢皆茂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毛澄

毛澄字顯清太倉人少舉於鄉值父喪未上旣乃以進士第一人官脩撰預試郡國所上士著作內庭侍帷幄與告歸適大父滿百歲里中賀羊酒謂不常有仍進諭德侍 東宮講爲稱於 上曰毛先生善開導 孝廟喜時方宴遂徹以賜後以書成進春坊庶子已巳瑾奄以加秩不出已悉奪庚午選造畿內得人爲盛家大人預馬亭選學士爲講官教庶吉士又命都試禮部進侍郎吏部嘗署選事稱精覈已而爲

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司馬彭澤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盛王者以深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給事曠等亦言上遂得附輕而曠等皆斥寧憾澄欲中之伺無所得初叛藩請朝其封內澄舉守府之憲力折之乃又列上其孝行請旌焉爲引孝經諸侯之孝與所上不符者又得寢逆黨益憾已卯賜衣及玉束帶旣俘叛藩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澄正色言戎醜當獻之 廟社以爲大戮不宜委之草莽在列爲吐舌理官竟依澄得申其論諸侍臣旣竊柄且以擁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水屈及奉諱迎世宗入克使往比至人有言始見禮當致隆澄謂禮遽盈焉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施故 世宗聞而善之大加寵賚扈蹕至踐祚誠效懇款 上每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事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爲 興獻立後至祀事 上專奉大統又議 尊稱皆未允 上心而幾進者潛有所窺以及與繼三代禮不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稱孝者 上意益嚮之而廷臣力爭且以宋濮議及魏明帝詔進者雖暫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秋

擬用爲冢宰力辭山陵畢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移疾不視事 命使勞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益力 上留之甚懇若曰卿老臣方賴以毗共爲理何遽忘社稷圖澄遂稱疾篤始獲從道卒興濟

上聞而憫之深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遺婢饋不宥啟門兄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暑不藪露

上所賜金幣悉散之宗黨故室無騰字獨喜爲詩時時諷詠成輒棄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薦賢若不及而不以爲恩弘德間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掌禮樂久 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

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謝罷故獨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重哉澄以道輔匡疑然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阿人主意執已

自遂庸不知逢時就功名而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倖寵間論救爲多不顯其跡而默有以奪

之非德義素能感人不至此惜時方嚮其有所爲而未竟後諸大臣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爲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脩司徒周經被譏去疏請留之人咸稱其忠槩再主郡國試及司徒所選士

進侍講時瑾奪貴用事見者皆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改南刑曹郎即又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選祠祭郎及瑾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使時貴出爲祭酒南都進太常部所蒞官未嘗不盡節知無不爲嘗因畜異上言天人相應理其愷切 肅皇帝立入賀又上陳天命及下民之悴急宜崇德業以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楚題獻皇帝主且迎之即疏上預約束奄尹無擾者 上嘉之賜金綺給事陳沈欲假大禮希進論罷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亡何請告歸以途所見水旱民艱食請減其賦貸之粟漕渠湮請隲之或開他道便轉輸瘡民疾困 上皆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浸嚮之遂爲爭進者嫉且出之部 宗人以過削奪求復奉藩而前議禮者以考上援新幸者專爲乞力持不可重忤之則又比而謀出之南矣以尚書蒲二考堅丐歸次子子孝明經射策甲科爲吉士時新貴用事既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補外淹郡曹久之乃遷宰士得請養焉所以娛慰甚至稱能孝後起復丞光祿故主大官給饗與中貴人共事雅不樂之退朝讀書齋閣不造請復見忤用事者出之參議楚主岳祠乃愈

得優游嗜書不厭而相嵩子猶銜之不置竟免歸初南夫繼顯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徇貴寵矣卒不爲動官乃再徙實疎之知奉節未嘗快純叔尤來激明經術善方畧自以世受恩分明善惡少所容故數贖工爲詩有傳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折衷羣儒顯定義經將非秩宗是賴飾色闡弘者乎中興之始業由茲抗而諸臣折折音提咸未允所稱終斷自 睿明以克承 神

靈執已者澄後先惟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依和傳會藉以寵榮而顧拂違矯正有所自矜哉適有所合持不敢變雖折而從之會莫之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虧股肱大臣之義其斯以爲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猷光烈蓋益繩繩矣

朱希周

朱希周崑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其治效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士第一爲史官脩撰在禁近小心翼翼人無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顧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庾午選造南國所舉士稱得人當 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顯

有所出然不能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禮曹不爲同異後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擢羣吏辨論官材有所簡黜旌其行上下之以覈精鑒無敢私于奪顧又爲當權者欲因逐臺臣嘗論已者大忤之得謝歸以重德表式州間所居吳趨里中庭隘不容車室無爽塏皆無重城躬履貞素執謙敦慎自始之操未之有易接遇人諄諄不以造次廢禮雖耄及之其介愈厲人望而敬焉卒謚恭靖子景固任爲參軍亦誠謹有父風

贊曰古大夫旣得謝教於鄉必可以爲楷若太宰其人乎其度休休焉含覆無不偏慈仁逮物恭惠之有焉至取舍進退義形於色自昔之論謂使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臨利害有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爲時輕重則舍若人將安歸哉故總五經之湫論辨文質同異論禮於多寡之際廷爭面折誠不能如然言不出口而衆雍焉以之端委恭已而在邦家無間然有大臣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焉亦弘於時矣

盛洪

盛洪字思禹崑山人主刑部事明習文法三被 旨按獄其所當無問貴勢適有連諸闕窘請命不能得

居久之遷按察嶺南故與夷貿易買闌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爲市洪嚴禁遏絕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饋拒不納又上章論夷嗜利今監以所欲啗之而又浚刻之深召覈啟侮非便家嘉納既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爲理甚平若無所縱舍而論事常依仁恕

贊曰法吏多儒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大體苛以取名其所刻鑿至深切二者皆失而苛爲甚若洪治若盧獄不少貸乃其爲按察又不尚嚴督遠利違害去猶思其功居室罄然無所營經術文雅身兼數器不謂賢乎哉

### 王倬

王倬者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爲令山陰又令蘭溪其在山陰有所廢置皆稱便民訟田久不決親行視指渠樹爲界遂定發隱伏如神獄爲虛誦盜殺信豐令符下討之賊櫻險夜縱羣羊鼓之罄賊矢石乃殪之畧盡蘭溪多逋賦繫治滿獄爲準差立釋之以詔令寬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屢上最召爲御史首劾選曹貢欽罷之又劾罷尚書五人及方岳甚衆奄怙寵箠辱人於朝勢張甚又論斥之

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承夷方潰靡所止爲治城壘撫定之夷偉尤黠不受令竟羈致馬穆蒞瓊在海中黎素爲梗以兵往擊多所俘令還繫擄者而縱之又討崖寇故緩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置其衆勢遂分不敢爲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上再遷至方伯討滅臨賀賊撫其餘寇逼成都衆譏燔馬以斷賊倬謂何先示之弱也陣於前開門待賊懼而退時列郡饋運若操掠疾疫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幣糴隨遠近給之無乏軍興而民不疲使者令具馬三萬無後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遂如期備又猝令運四石明日至軍則命市畜夫先至者與考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其才進都御史撫畿內值大饑議請賑恐待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獲全虜邀射我裨將外出師討馬曰虜偵我西且東入設伏待之果大獲監軍御史劾退者當斬乃以爲未受令得不加罪其賞罰悉以司馬法不可撓故能有功既進少司馬乞歸卒于忬嘉靖間以行人拜御史卽晚皇太子出就外傳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事又論不得任奄宋興以譏察使自擅者皆蒙開納其所上皆先大體既按楚還又按畿內值虜犯我急入保通州

當其衝使東鄙得繕完 上嘉之進都御史委以東畧時議蒐乘補其闕獨上言請益汰之以其食可募選士數萬又請爲外郭置四鎮爲犄角示天下以形勢已而拜鸞爲大將使忬王餉鸞所要芻粟無不具欲危中之無由屬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夷擾浙急也復命之視浙請得專誅賞守便宜行從之時寇已逼以夜縱兵襲擊之海上鹵獲衆又邀之洋中皆克賊顯犯淞江來告急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潰入浙者微殺無餘賊梁倚利徒兵是役實跳驅殲之因行部視寇所遁皆命所由城馬慈溪謝不能及後竟中之始悔不蚤奉令海於故主速逃爲賊調悉藉之自是無導者寢用衆止則又以虜急我大同也 上親以命忬遂乘兩傳馳而北比至以歲之不易請大農金錢十萬賑之虜人合他將兵微其得劇首虜百他所虜稱是捷聞進少司馬明年餉督博入爲司馬 上又諭度用忬旣則首台吉等數萬騎犯古北諸隘拒走之上八事報可卽勒諸將以馬步十餘萬分戍而間以奇兵往來與督宣大者約視險所在相爲守九月虜悉衆數道入乃各起而縱擊却之捷上進右都御史奏裁諸郡踐更者馬曰守利步一馬費可供二戰

士矣虜先後入遼碣敗之得首虜數百招徠者千五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討倭又發五千人以往九月虜犯喜峰諸緣邊地擊卻之明年闌入灤河頗有失亡復疾力戰拒之 詔切責奪一官旣而虜把都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鄙偵我有備不敢入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奔歲三捷始議練士時兵漸強可減調發六七及省縣官軍興費又以屯戍多虛糜而募士亦未簡諸將不足任力疏十三事請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遣楊照破之斬首虜至八百獲資畜無筭故事半是卽以大捷上而相嵩故抑之功不錄旣乃以減戍省興發虜窺間入請濟師不報遂犯我鄙有所掠忬以輕騎躡之殺傷畧相當上始信請非繆薄錄諸將無意罪忬而相嵩故承風旨卽懸卿構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官二子皆負當世重名

贊曰倬始爲吏卽在行間兵便機勢旣所習之而能自戢不爲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故垂期老食其報逮忬尤仁心爲質余嘗獲事焉其方畧智計縱橫無窮在軍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道家所忌處其太盛而世爲

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 盛應期

盛應期本宋文肅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申科爲郎郡水治河渠濟上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貲賄輒藉入之時奄尹廣興輩信用羣愬之固已怒會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無所拾恐見法悉投之水乃益忿共諧於孝皇帝曰是輕精吏宜與治上不應論以河漕不易若等知之乎旣不獲逞因薦時物者誣以闕宗廟禮大不敬上猶不肯諸大闕環泣愬不已乃遽置秘獄令對吏侵之急終不易辭上仁明知無他謫主郵驛潰三歲所使者薦之數十上皆報罷已竟遷潰之麻豐令麻豐故夷陋爲設科條約束之數盜匿且不可捕示以威化遂革心自縛獻邑爲清又遷蜀郡曹主賦民則又以能賦稱又移郡都尉楚主尺藉則尺藉爲清攝守卽作奏言鑿礪召陵爲國不以利孫司徒交得其奏嘆息久之奄裕鎮其地肆倉虐隴至八百石請之使者張璩禁道張慨然從之還副使未上而裕已誣奏連張昆復繫治秘獄張竟杖歛羣臣

共請宥會火肆肆得釋遷按察河南奄尹清侵吏奪之治面數其失清喝不得對遂察其屬名禍者榜治清忿將肆害使者伯溫好論之云盛君賢者忍之不愧于心乎得止進領藩山東其所釐革無弗當人心爲公帑惜不妄一毫費也大闕鸞倚瑾勢張甚弟等怙恃作威至方岳爭謁之初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劾廖怒以供織屬微取直嘗之乃計其侵已數萬明日請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屬皆安在願以聞上處奪不覺屈膝請乃罷趙林復以中旨有所發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逞去武皇帝將蹕翰林象恐關供議別爲調持不可爲差次有所出具儲時待比至供億忿涌取辦欲頃晏然民不知勞扈從諸孽倖焰薰爇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爲懾請求皆裁以法時司徒李在行嘆曰承勛自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雖上亦亟稱良吏才逮還老穉夾道擁之呼使君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劾上五符上度次用之方六師討豫章所在多倍克奉權侍既獨不持一錢又痛絕縣道路遺者平叛夷安反側蜀遂以寧肅皇帝初起撫江西當創殘後界內盜賊縱橫爲設遊徼晝夜邏察在污澤則以

川虞守馬爲賊調者藉之使相監司督捕一時解散  
盡應賦以粟者平其價暫折入之免漕費及罷諸調  
擇長厚吏恤其乏賴全完甚衆旣連稔遂充溢漕繼  
上留都方置得以濟而儲之備不時者數又盈百萬  
大司農以能禪國計奏 上特賜羊酒勞之且以激  
示諸方岳進少司馬移菴嶺外則以政久馳蠻方未  
邊嚴督諸禪校閱軍實蒐粟大有備汰勒陣以待蠻  
始畏服遂進平劇賊李斬獲千五百餘思安夷酋召  
據險梁倚攻之召被創死獲首虜千而撫其餘衆田  
州酋猛尤淫虐四出焚掠往者慮難制姑息之事聞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謝汝儀等議謂猛怙終不悛非  
勦絕之不可具以用兵便計條上而已被命移易州  
矣遂力丐罷初奄尹與督將多所私索部內藉藉之  
無所容又令諸縣道非奉符不得輒調發積不得逞  
故其爲危語中之及河決徐沛聞壞漕渠起往疏治  
進右都御史勅不得辭時大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  
沙河別開渠而黃縮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河隄者  
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  
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吏謀旣協乃疏言河之  
爲患與江所以異者田地夷衍無所匯故弘治前分

爲三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  
非東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浮橋以  
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行入非一支河全入  
徐沛汴得以無墊而徐獨受之近又徙而北自曹單  
城武等諸口奔溢趨沛橫流爲害今之計有四曰疏  
者決上游殺之也濟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障之也  
改則別爲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丁司空復謂爲便乃  
詔興役時方率郎中柯維熊等先後治舊河俾通漕  
而築隄障河之衝又濬趙皮等折其勢然後爲開鑿  
計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計成可八九而畿間  
大作柯維熊者尤狡諂動欲自恣抑不得逞東昌守  
某以培克得罪共構飛語用事者遂與柯俱罷二三  
大臣力爭不能得鄒文盛胡世寧皆當世誠直臣論  
尤激慨應期雖得謝言者累上其才幾復用而卒河  
可數世利功垂就而廢或爲惜之  
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自孤絕俗剛  
慎齟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沉密切至長於應變所辨  
護無不篤緒淹敏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其  
學董先生嘉謨所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  
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



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榮踰溢沒身無患者於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同時有伍先生餘福及金先生懋皆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金少後余師焉盛公亦少所誦法也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弟寰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始爲郡刑曹召拜御史時 武皇帝初逆禮禮命引妖惑僧則主事于廟論之乞爲養子者御史充論之皆謫詭去察又率同列繼論之乃繫治罰以粟二百石始釋既乃請告幾十年以薦起卽陳五事一言位號所以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名不正則分何以定一言慎起居王者高拱清穆動止何可輕者又以皇輅方蹕西北且議南狩言當深居九重以安宗社寧可驅馳道路犯霧露耶出按浪聞將親討叛藩入馳疏切諫洎故治銀已罷復鑿穴取礦奄乘勢苛之甚及金騰鎮護者貪虐人弗堪因言地氣貴無擾礦議宜止奄玉與將崧宜斥皆從之遂以 皇嗣未廣乞於宗室中簡自 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卽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焉聖志崇聖德遇事輒有所規

武臣勛沒貴倖重科其貪讎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力辭旣以次遷少卿大僕復舉賢自代謫潮州文學博士凡二年所繼有薦者稍幸復歷方岳至都御史治顛平逆賊俄頃定未一考卽乞歸其所溢皆清身苦體樞梁之其食未嘗兼味每持一錢市少蔬多則還之跡類迂又嘗請簡儒臣一二盡校天下書非掌故業者無得蓄時尤怪之幸其言不用不然腐儒何知古賢所爲苦心其術不同忍使 明代有燭書議耶蓋有陋其所爲文者故欲釋憾書胡罪哉其他亦多瑣屑無大體特以時訐發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用智計文 少緼藉惟儉足師云

方鳳

贊曰察明煦爲惠而剛峻踰度廉公有威直聲動天下舞謝免尤孜孜治道知無不言自以嘗備位九卿不當循默若劉季陵僅同寒蟬其意乃未嘗不在事而實非有私也故能使縣道憚之謂之請寄得乎固亦志行嚴方雖有偏庸不謂難也

方鳳者崑山人兄鵬官史氏至庶于鳳以正德間拜御史時寧藩反形未具卽疏言胡世寧逮其惑誤者欲以安 宗室請無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

豫爲逆藩計出接畿內富 乘輿南狩有所需抗言不能奉 明詔者七事尤愷激聞者齟舌一謂索婦女納之 行宮一謂使服褻倖服凜有直氣又劾尚書燧大奄敬等且極言災眚宜急脩德祇崇天戒危言數進未嘗有所觀望隱不盡至肅宗時大禮議興卽率同列言繼統追孝不得顧私親大忤 旨兄鵬時亦頗是孚敬等議移書論之持之愈力累三疏皆言廷臣始議不可奪不報又論司農計所以紓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議漸廣遂補外未上會卒贊曰御史執白簡杜後患無可言與言而不繫大體乃方鳳當其時正伏節引義力爭之日也而能決奮屢有觸忤亦乃諒其忠實含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多矣終以直見替藉第令費用亦無復之矣若麻隨世自免不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遂以大開余聞之蓋以 孝皇帝恩澤深羣臣思慕故惟恐不得竭所奉者遂各奮起而爭其固結於人心也如此哉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匍匐歸其喪萬里

長益勅已屬矜被推擇從 睿宗之國遂以維新受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用典逮 睿宗登格寄以後命伏地嗚咽輔弼 世宗朝夕納誨尤見親信及迎入嗣曆擢詹事侍讀 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願屢有論評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詔入密計對以陛下制禮尊親羣臣未達然不敢阿固其忠諒今亟罪之則若彼懷二三者何因頓首請老 上爲之動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顧昇臣

當世宗時任弼諧者曰顧昇臣崑山人始自弘治乙丑對策第一領著作久之嘗一都士畿內擊臣寧有所囑不爲動至 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後 恩賚甚渥 上所著五箴皆緣其進說有契且令以洪範日交脩馬幾若其盤矣進詹事賜金綺又特諭所以異於羣臣釋菜文華殿俾預行禮已又召

今與輔臣同見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而退凡

上所釐改制度正祀典行耕籍禮下議甚詳一時舉

禮樂極曠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存進侍即禮

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

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才之方且

及宋一代史文繁富刪裁者 上意益向之屢 命

攝祀定 九廟禘祫樂脩累朝典甲奉 三后主選

於陵寵秩既益進思所以報無已上疏言東南賦所

出蠹敗民者四事 上皆爲下所司值歲大水燕地

有流殍而他所若承天尤甚又疏言所以格孚玄化

加德意以惠元元辭甚悉 上尤嘉納十七年 命

都郡國所上士至秋遂爰立作輔日孜孜治道值冬

至 駕詣 園丘復行 廟享大禮召對討論經史

同異因請脩漢宣帝白虎觀故事大集羣儒講論五

經稱制臨決者 上爲疎聽南巡命以居守 詔諭

至再委寄之切及錫子繁庶亦前後所無也軍國萬

幾咸取裁兩月餘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

深 上於巡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虞廷賡歌之盛

既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迫疾作遣醫慰

問相繼竟卒於位方未歿時猶疏五事一爲鹽羨二

爲水地其三皆爲邊計蓋死不忘國家也諸從曰夢  
主者累官執憲亦有文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微一時榮寵

哉當 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虛已疇咨審

則法令動以經義徒親禮儒臣晝日三接信任無加

焉萬臣晚乃獲遇其所對揚僅僅若此非有所畏不

盡則其術固踈與獨始終一節不爲飾臣高自錯而

無當於名實猶賢矣乎人言其父佃僮有魯男子者

事則其昌有由哉

###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娶入南唐時文徽裔也年十四試誦

通郡守少之見其業驚焉旣成進士爲共工屬命閱

守藏者尚書霍公韜時在兵曹與同事諸宦者爲備

已又視權榮浙奄尹爲監者方倨侮諸使者無敢出

一言適與二御史同報調奄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

公直耄耶何忘主客禮乃倉卒無以答卒讓席時奄

橫甚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極言宦者奸

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言調駕部郎冢宰

有所屬使宰士喻意因而陳所以不可爲之愧謝旣

而裁緹騎濫者衆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徇私查駕

幾乎

杜庠 黃瞻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忽之和獨許其典  
與不羣已而論於鄉為彼令未久謝去益馳於游自  
以才氣見抑一寓於酒以發舒其意任所之輒流連  
忘返時為詩以其憤憤者三致焉嘻笑不平甚於怒  
罵要之不得意於時無以見所感忿故與屠酷牧販  
者相爾汝人咸疑所為不恤也

黃瞻初為工曹疏渠通漕考最改刑曹治畿內獄用  
法平虜入邊吏有所失亡司馬文升舉瞻按之神木  
令請以車絨金三千賄者瞻厲色拒之卒當其罪將  
臣有論死者忤權貴請告歸性敢決不媿阿取容其  
後乃益著

贊曰公序之放謂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何乃混  
跡市人欲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也曰升桓桓持  
法無所貸雖里居人猶懼其氣為之心下則其取畏  
有由矣哉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  
中至五十乃試通為理曹頓頓之俗器訟仰機利而

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尺一寧當  
舍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為之屈永嘉相以賢也重之  
置酒會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應曰可謂有君如此  
乃大忤適復忤他貴人遂出之參議山東轉粟遼左  
其所灌輸法甚便又以餘益修守械將校多留首功  
朕削其下為舉憲繩之且施寬惠以撫邊氓迨後遼  
皮有標城為變者遣使撫之曰還我查公耳其按察  
徐土發奸若神獄有久寃者一訊得其情立釋之在  
豫數引大體不為苛惡吏深文有所刻室督力爭之  
使者直上南幸楚至衛 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  
大司馬王廷相獨薦公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  
不知勞 上悅有所加賜歲饑 上命尚書臬以內  
帑賑之臬檄下監其事所全完甚眾時以課不入欲  
移之他乃疏言天災流行宜同恤者得不被橫征有  
以左道待者故膏為吏嘆其恩將言之 上聞之驚  
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遽謝歸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既驚然有由來矣應兆守職奉上  
持畫一當利害際不少動搖難矣哉觀其烈烈引分  
肯護權貴杯酒間彼脂韋者視之寧不有靦面目雖  
靈柩兩署不獲登三車由峻謝宵人蚤自遠庸不謂

食問持吏民短長令昧謝破敗之乃壹用文法詆嚴而有所分別使無復者理用爲清嘗爲商征潔輕重著爲令已守令贛縣新視事尉爲盜得從兩賊往立出之論散其黨又守令寧都方賑施御史行部畢賑而往謝御史御史曰吾行謝君君胡謝也後召入有不使之者沮馬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留公笑曰吾乃行賄耶久之出參議嶺南其治效視爲理時尤得專矣和平盜起主吏請討報之曰五嶺夷俗寇盜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攷攘耳且盜耳目我不舍而我寄腹心焉幾不爲所紉而吾猶狎之謂可微旦夕功者豈不悖哉卒合莢平之然不能放折傳人語不得則色莊必申其意乃解竟以此彈使者曰是嶽岳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潔廉絕請謝而好爲義居故儉崇老氏畜夫之旨卒八十餘子用賢官太史亮烈視其父

朱鴻漸

朱鴻漸者素符按察畿內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行起赴若慮理果直得無坐人莊其敢決歷藩方久之皆有聲蹟爲方伯聞尤矚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斂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不如令輒令對簿故自投劾去者相踵一時稱能督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裁猶醋口也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末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疆力行之故其治劇理亂鋤姦窮推埋鉤致連逮纖微必得非其才有足擅不至於此吳有統及鴻漸皆以精核能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奮不顧難慷慨專已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其業庸不謂賢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劉鳳

朱統

朱統字子仁父昂文學掌故罷歸婦所生子爲逆娣施始孕統生國中逆者子已竄父他所又欲取統戕之且將圖施賴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鄉先生陳琦列其免狀免統舉進士守開州爲執賦平其徭時利賴焉爲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著爲令遷參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按察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尙徂馬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爲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參政山東時以魏滑兵及東時共戍郭之涉縣統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其土嶺議內兵守毛嶺鄆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王客遠近東旣煩遣率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賴以閩浙被海郡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國勢家積與

之通至豪奪殺掠姦不勝乃命移蒞督捕統廉得其狀由姦執召寇爲之偵俟急則縱飛語力能動搖國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匪之度不可問然義不避難卽力疏請先治其內乃敢任賴 肅皇帝神明聽之遂理根柢治作重勅糾之旁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能督以兵平閩同安寇忽卽人來言貢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詭語鎮以靜使不敢發益督閩將鏗由海中趨雙嶼等隘合浙兵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擒五十三人奪其艘一器械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追夷其巢燔烈之并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覺之摧破馬獲者溺者斬首者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統又親躡其蹤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且將爲已不利有所論時則滄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諸方繚騷又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出沒所大克又處賊侵衝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命統誓以死圖効自辨析寒蹇不已明年春命督將鏗接

察柯喬於蘭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官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且進賊徒兵伏敗之趨紅者疾力蹙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瘳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并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等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及疏言其擅殺作威統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按使者楊九溼亦以秦上得罪與并誦統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雍成行皆權譏而新建亦遭嫉幾殆况統則尤處其難持權者從中制之爲構者毀譖日至雖不印自恤然誰謂爲盡力哉而統竟以計畫求必逞能左右之用素不服習之士強擊之前遇輒摧破此其矚略膽智權論誠有足稱矣然大要激以忠憤可不謂善將哉余嘗屢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每至決策以千百人投之必死地遇國獲即駢戮則需忍不能發何者氣奮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無勇者有所不忍也統誠爲國無所愛故徇難不避

昔司馬安以文惡郅都守鴈門匈奴爲引兵去非嚴斷疆仗烏能勝其任愉快無所恨哉統敗而東南之患遂不可遏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迄於定之而能督者若示憲亦竟不免故爲兵者道家所忌惟坐談者無害耶

### 周廣

周廣者崑山人令吉水召爲御史纔兩月卽抗言假子寧撓亂王度虧傷國論罪死有餘得遠竄寧使人遮道害之間行免復令建昌逆濠方肆力折遏之譬寧憾猶不置再竄遂南荒資講授以給訖寧誅乃復召楠御史屢遷按察使奄在閩者橫甚頗以文法裁之使戢欽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爲侍郎刑部以卒始諸孽倖驕恣於內而濠復圖變死臣無敢言廣首發其姦人服其氣後乃有周大禮者守莆其政平所當無不服雖似纖細而仁愛常浮久而人益思莆故多士族稍蠶食第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尤以爲難

贊曰寧彬皆以佞倖貴周廣用一小臣而氣奮斥逐之譴以幸全近佞之親在日月分然逆亂之萌乃相應往來皆暴極於病卒之悔禍始迄於定矯矯執法

無所阿初辱後寵其獲即多熙賢哉禮之精疆實能負荷平聲持葢得衷衆庶以和熙賢哉

陸燾

陸燾字汝明一字子餘完族子也警悟故絕以春秋對策爲庶吉士試輒居上忤新貴者補給事甫三日屬羽書傳卽疏言兵要及所當乘障要邊計已又疏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旣得接少又間以寒煖罷何以能從容啓沃究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速地不愼簡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令考牧畿內卽又劾閣洪所以耗敗之罔上未卽罪條數事進皆見用及論乘馬鹽筴皆國之大政而任人輕彼且以輕自視焉有能舉其職者適衛侯徵者所發獄付理官當其子大逆而徵故當他歐者不符上罷都御史浹而且連逮書獄詞者卽又疏言衛徵以幾俟脅恐人所侵寃無敢爲平反都御史大臣由之罷虧損實多上愈怒并杖之會黃河清且十里凡六日廷臣議稱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桂方貴倖廷論之謂乎敬以議禮蒙恩寵極矣而剛狼自用竊威命市私無奉公意當退而蓍則不飾簾

蓋以賄聞尤侈汰進其私人濁亂時政不殛責之無以警官和語皆峻切上卽開納立罷乎敬而褫蓍職以燾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詹事輒自以有所薦同之萇辨焉上意回留乎敬謫燾主御驛而行人岳倫及王準等相繼言者皆貶方燾夜草奏鬼爲之泣謝曰旣以出身爲國不能顧矣逮謫所如平時以經義教授已而遷令奉新有異政惠足及人俗善詆譟獄爲亂乃咸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以養爲事罷不爲書謝所嘗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頗奢斷事寡妙撫遺甥施及宗黨尤稱有恩禮悉其親哀不勝疾遂革凡使者薦其賢三十餘蹟竟不復用也燾外王父叅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極推重燾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後燾論乎敬者有給事昆山秦鰲言亦慨激贊曰浚明學術至深其所解義儒者多不逮不獨一經能究明旨向皆爲疏前之滯疑釋之授受遠有緒於文辭尤恢肆勁嚴極其力要之不說於正而屢抗疏公車則尤烈烈引義遂動鬼神歷詆用事者不少選蠲雖流竄戮辱氣未嘗折下也方舉朝難其異議



不敢爲諛赫赫若此可不謂骨梗臣消息未萌哉雖汲黯竊逆者謀未或過矣

###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養其父博士君家甚貧故賴諸弟子食旣富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復博士君果亡何卒時庭謂能孝後第進士守許州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屬得以爲母養者不許尋爲郎刑曹遷按察院聞院故在山海間多珍貨廉毅無所侵盜恒作都尉逐之爲所成調得其首惡令自取以獻而赦其餘境遂以安其在僻幽素患苦縣道者聲威皆被之爭出就吏已而進參議豫章示之禮化尤爲下所戴遠謝歸街居衝處四方走集大賈擁高貲趨嬉馳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通往弦誦時時不輒或與弟子習禮容揖讓俎豆莫以感動之故閭里爲之傾誘善家子脩行立名譽無令放縱蕩傲爲持議上下之且夕異雖漂惡民能改厲卽與爲善故能楷模一鄉人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數造其廬有所請或政與俗易一言立爲之更子敬臣恂孝謹尤以道高見推於世

哉世以學道者多僞則放警任情無所檢反爲賢耶近者一少年喜爲名惟以造請貴勢橫里中雖名文學而行爭義闕故制行嚴方潔已自措與談說之士又可少哉

### 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經爲郡理郵召拜給事性畏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幅尺委蛇可觀當永嘉相時臺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省閤時謂中庸久之遷卿寺往來兩都間進都御史撫卹又蒞濟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其治務以清淨致之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激脩論議無所假故時者客游諸公所猶未若今盛具待之峻諸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慎於接對不沾沾爲名藉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殺直稱

贊曰風之險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急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道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蒲問遺遍存之使賓客

縱橫亂天下國家為

袁家 袁

袁家及袁從兄弟也袁先以明經對策甲科為郎以寺燭馬謫斤之久乃用薦起按察廣西視文學諸弟子所誦過多寡主何乞歸好讀書多所論著其言時可推行者曰世緯袁後袁仕為令廬陵廬陵俗善術多所詆欺而能恤其情不任刑特譬曉之使無復者人為之格心故廩在卑下所貯積但耗敗之時已被召當試補為宿留請更之及作錄賦法不使若前得清者皆為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曰使君何論遷秩多寡即為邑可以不朽矣袁為動容謝已乃遷為禮曹郎未久遽乞歸與袁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襄皆以明經高等雍為御史遷按察膠序副使襄為郎更三曹司兵刑禮樂皆預主守嘗以幾事有所爭下都船對詞益直乃即出之又命試郡國士豫章貴要有所請拒不應出參議陝以服歸兄弟皆有文學而蚤卒不竟其業

贊曰二袁少以雋爽名傾一時與浚明履約俱起諸生而卒乃異袁於書多所通袁之理人有遺思惠在數世即觀齒之叟能知之矣若兩廬名行足相比其

居官為長皆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延故業未融與時之持祿養交竊富貴者不侔矣

張寰

張寰者崑山人世為吏父甫明經高第守祁遵自免歸寰亦以明經三為州有治劇才所守輒以政最聞剽寇橫河朔名捕弗得為募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者前後累上其狀召為郎拜納言以災異策免遂湛於游以筭艦自載極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不擇人凡以好至者即相與流連故為任達人多賢之在所逢迎嘗蒲寬然樂也初不以家人作業為意尤善誘接後來雖無可取必曲為稱譽疑若有不得已者然亦為不撓累於俗矣

贊曰納言偉矣魁岸爽爽和而不流周旋山濤將必使杖屨跡交焉蓋衽席江海而且暮行路矣猶賢乎造請問遺通經俠為名者哉嘗見其詔謝益自恭謹則又與彼傲睨縱誕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學脩政者謂不當言逢赫怒徙邊者久之赦歸 穆

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護無以藉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卽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不脂韋取容言議英嘅誨人以德義遇有阨難賑施無所惜方抗言於 廷顧自致節竭誠豈慮其復用尊寵哉內自惟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逐風廟以恬讓雖優游無爲其所弘益多矣

###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書欲寘之第一不果爲尚禮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雅不欲因人進亡何請告歸遂卧不起時高其志操有賢譽其處也尤敦行義曲躬卑謝温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苟故能跡晦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尚 璽時已被病強起及奉使還 朝儀不肅又應對誤落頰 上寬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章煥官宰士至御史中丞撫淮徐數上言事有所興功業蓋赫烈矣當權者疑其論建漸廣將不利已譖之謫

贊曰師道寔寔無大過人者其爲潔廉亦自其性非

欲爲名高自意而稱之者多失其實本和令持慎初恐濡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論著非所長而以得名崇飲不節顧以壯盛時不爲利祿勸則安得若人哉晚之顛踣道路因病失其守煥誠健吏好作事功論說無統愆而不厭宜其及也

###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冲泮泮濂錄初爲郎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勳臣世家前代制度損益守府之憲無所不載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相應頗爲雍容及所折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秩宗倚爲重其守夔方鄢藍寇起曼延蜀郡皆坐甲不敢出糞招之獨躬率吏士具饌糧疾力窮討既平使者方上其功屬已報罷其處也和良不爲忤而尤善著書若列藩所奉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存之冲尤嗜學者猶不厭故其所誦獨多舉明經罷不對策爲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高自持不妄與人狎文亦幾類齊梁問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仲泮對策高第爲郎尤爲昆季所推貴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

草之或有故使他即代即無以當其意改太子司直坐法謫又移按察浙卒其在粵詩曰東覽最盛濂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薪而司空隸者入之少欲丐益不從謬焉適出使卸代歸未至而補外稍遷郡都尉興化行守事與人故織番而法令亦稍濶視簿書期會恒多暇余時爲理與共相羊山澤間意頗得俄以奉計上數要之不復肯來濂既玩心神明習吐納延化術與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閒居散齋輒不通謁又晝喜睡謹謝客不令前余每欲從之學不宥云非師所授外皆已闕色之故亦不可傳也當謂能却老返少適一用之房中又不得交接益速以之卒兄按察訪名方貴於時重慶公四子皆才盛矣而冲於文豐縉近麗澤以五言名文甚少濂視二仲益清綺皆有集傳

贊曰皇甫氏父子五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亦不逮之學士大夫向背亦時有不同而皆能傾視聽爭耳目之則非其才有足擅者烏能爾哉濂與周生書深相勵以學誦貴淹業就必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冲雅好書獨意稍下之乃不道然長於諸弟矣夫未暇潛思而務

於名至與實易此固今之疾在膏肓耶且以濂之秀美濂之通解要之無爽厥聲使能夙夜不已沉浸之古所載書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景淳

瞿景淳者少則淹警所誦多試博士弟子即能屈諸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講說學者多往聽已使者衡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異之遂與計上主者稽奏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脩至侍讀取急還謁相嚴嚴曰南中夷且平何勞之不圖口語藉藉將乃不足來者所何也遽應曰誠有之若所聞者夫將不夙夜厲士以死而玩使曼馬人日以瘁不能朝夕而安得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夷且未式侵敗王略若之何旁爲齟舌貴臣有孽其最後妻請恩澤當爲誥辭持不下夜愧馬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辟雍居久之即進南少宰適大弊羣吏有所黜罷乃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試且數所得士爲多若淮南相李其所進也當穆宗時尊寵用事與書勸重惜人才於賢不肖進退無寧過於慎稽之勿輕用嫌似微過濂於黨并棄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緩急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疾復作力

請罷淳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遮前後淳叱之  
遽隱又嘗湖中觀虞山影水中沉沉繫蔚異他時見  
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時與人雖汎  
愛而有過輒不相爲容伉矜時發之和惠中其所執  
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景淳自諸生時語余今士喜矜且人亦未易  
暈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固誠謹哉其不崇  
已好侈大也及遇時浸浸費又三見之虞之山論議  
蓋寬然長者其度勝耶然以被病語及上所欲用  
之猶氣奮思竭焉者不敢恤躬之瘁末乃眷眷居室  
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舉進士評事大理評伉不污遷按察  
豫章時袁州相貴權赫赫獨無所折下守文專已謁  
請不得通相親戚故人無敢縱橫邑中者浸不說之  
移參議蒼梧故多瘴毒欲重困之又適安州役與親  
出行徼夷擁戈戟若林按轡徐驅之不爲動曉以禍  
福遂帖然服在崩橋積久罹毒淫幾殆又移按察松  
番病未能往屬已免家居久之有薦上者且欲召  
用仁何卒所爲七言有體裁時見感憤欲用所長既

不能乃鬱鬱不忘猶得一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  
越致壯使人摧傷哉

贊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無所失  
余每與游哀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所激憤而爲禮  
恭送往迎來皆極有意此其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  
名行詐者深嫉之雖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沈啓

沈啓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爲吏喜興作  
功業不自便安而已爲司空屬典作能節財費及爲  
法比亭輕重得刑之衷不肯徇權貴意有所出入大  
司寇倚以聽爲守紹興尤以信義得民賦舊爲胥穴  
焉故亂其藉無以稽爲斥山澤準量沃衍哀次高下  
定其征無得滯又令役力視田繇惟畫一故更賦遂  
爲經法至今賴之進憲無幾罷歸其強力心計足  
以大毗治惜未竟予嘗見其治田賦書及吳江溝洫  
志言水道甚詳吳以水爲國其利害皆繫焉卽連年  
潦氏皆蠹蠹之與同階故爲吳應未有急焉者也若  
其言支流皆言所從出亦有所滙爲澤往往爲壑家  
烟沮沕壅爲田奪水道使蓄洩靡有所故湮浸爲患  
由各自爲不虞天災自非嚴明之長深督厲之無以

爲吳也

贊曰吏理多虛僞以苟一切固習性然平其懸欵爲  
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爲後來者利非囁幹實心在事  
者不能若啓所爲必克終非文法吏倖一時者比而  
彼務便安享附和取名者及破壞之見謂俗吏事田  
穀瑣碎嗚呼使從容文雅善結納者零過海內其爲  
交亂可勝言哉

